越華報

YUET WA PO.
58, Tai Tsat Po,
CANTON.

編輯兼發行人陳柱亭
印刷人許卓
新聞紙第玖壹壹號
本報自動電話壹壹捌叁式號
廣州無線電報掛號零壹零壹
本報營業部設在第七甫馬路第伍拾捌號



第捌百陸玖期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畧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廣告政策中所謂獎品之滑稽

指公投

貪便宜爲人類之劣根性。以是商業中人之善於投機者。輒迎合社會民衆此種劣根性。使翔趁之顧客。有獵彩之機會。於是一般希望滿頭彩之[illegible]作。遂不少入其彀中矣。賣平貨。不要本。此爲商業廣告中之口頭禪。然而做生意人。不將本去求利。反學盲佬之黏符。眞眞豈有此理。其虛言相誑。又何能逃明眼人之洞鑒哉。是以歷來商塲勸餌之廣告。所謂有獎者。無論其獎品如何優厚。從未見有爲局外人所得。自埋自掘。能發能收。此中玄秘。固不能瞞有識者矣。抑有獎二字與有獎政策。當濫觴於有獎義會。有獎義會。固純然具賭博性質者也。粵諺有云。十賭九騙。則凡一切欲貪便宜希望獲獎者。皆可作如是觀矣。持豚蹄以祝篝車。昔人猶笑其妄。今有日費少錢。而欲僥倖博得重金之獎品者。多見其癡心妄想耳。[illegible]獎品。無非紙上談兵。希望獲獎者。攤紙一觀。所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聊且快意。古人有話梅止渴。畫餅充飢者。雖不衷於理。却確有此情。空中樓閣。烏有子虛。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寄語一般獵獎家。洗淨雙手。欲撈一頭彩者。到望將穿涎空嘸時。方知余言之不謬。(酬六角)

景泰藍

新估投

景泰藍爲我國最名貴之美術工藝品。始創於明朝景泰時。故名景泰藍。其專造地點爲北平。因其顏色共分七種。係以七色寶石細粉裝上。然後用火燒成。故日本人稱之爲(七寶燒)其馳名珍貴。可以概見。考景泰藍之製法。係用薄銅爲胎。上繪花卉鳥獸人物等。沿花卉嵌以極薄銅片。空處敷以各色石粉。乾後燒之。燒畢復加磨擦。乃成燦爛悅目之器物。質堅於燒瓷而輕於銅。跌地不致破裂。其所製物品極夥。(甲)文房用品如墨盒。筆洗。印色盒。郵票盒。水盂。筆筒。顏色碟等。(乙)閨房用品。如粉盒。雪花膏盒。香梘盒。胭脂盒等(丙)家庭用品如茶杯。茶碟。花瓶。紙烟盒。火柴盒。古月壺。牙籤筒。手巾套等(丁)陳設用品如大鼎。大瓶。大壺。花插。大盤。盥盂等。各種欵式。無不具備。既可玩賞。又有實用。故[illegible]內文人雅士。以及歐美收藏家。無不羅致珍藏。以資鑑賞。景泰藍爲純粹國產材料。完全手工製品。歐美人士鑑於此物之精良。曾竭多年心力。習學仿造。迭次來華參觀。并將其原料購回。說明製法。譯著西籍。盡力研究。然迄無成功者。緣此項原料既爲中國特產。而其假借人工製造。尤非機器發達。工資昂貴之歐美諸邦所能辦。於是此物遂成爲中國獨有之工藝品。歷屆世界博覽會。在工藝界爲我國爭回多少光榮者。獨此物與刺繡。雕刻三種國產而已。我國面積廣大。交通不便。彙之工商不善宣傳。妄自菲薄。尤以北部諸省爲甚。故數百年[illegible]來之名貴物品。尚未能行銷全[illegible]。[illegible]泰藍爲何物者。事非誣事。此時吾人已知實業救國振興工藝。提倡國貨之爲急務也。則振興提倡之道爲如何乎。追隨西洋耶。已覺落後。創造新業耶。又談何容易。駕輕就熟。惟有就吾國固有之工藝盡力推廣而改良之耳。景泰藍爲吾國獨具特色之工藝品。甚望國內有志者提倡而發揚之。研究而光大之。則吾國工業前途其庶幾乎。(知)

坤伶關影憐近照(澄)

少婦虐待老姑之怪狀

(太史公投)

廢曆六月十九日。世傳爲觀音誕辰。一般迷信婦女。多向觀音廟膜拜。河南居有觀音廟一所。是日到拜者絡繹不絕。余適與同事行經其處。見一少婦手持大香一筒。不問而知其爲往拜觀音者。隨其後有一年約六十餘老嫗。以襁褓負小孩。肩下以担竿挑籃兩個。年老力衰。行路不免遲緩。少婦即大罵曰。行得如許遲滯。幾時纔得到達耶。老物眞累人不淺哉。且行且罵。老鬼之聲不絕。嫗怡然受之。余謂同行者曰。此是誰家少婦。何待遇使媽之刻薄也。以彼垂暮之年。而背負肩担。勞苦孰甚。今少婦不憐人之辛苦。反向詈罵。何其酷哉。同事曰。此老嫗非彼使媽。實伊老姑也。少婦與余爲鄰。故知其詳。凡彼家中勞苦之事。皆強其老姑任之。彼則安坐而食。每出外則姑任負戴隨從之役。彼則長衫高屐。姑則敝衣跣足。見者多以爲使媽也。余聞而嘆曰。拜神原求福耳。今如此不孝。福何求耶。世風日下。倫紀全乖。誠可慨也。(乙)

劊子手又來吾粵

天眼通

東亞病夫之誚。吾人聞之已稔。顧其病何在。所患何病。何以久病又無大國手足以治之。凡此諸問。橫梗於胸次久矣。然至今猶未能自解。若謂非病。則揆諸事實。固無可諱者。最顯明之証。則報章雜誌之廣告。十九爲藥物。非有如許病人。安用此如邱如陵之藥物哉。近閱津報載。外國又以數十噸海龍英銷售於我國。其一部份已爲檢查機關所破獲。其餘皆已秘密運銷於各地。海龍英之毒。甚於鴉片。服之者必至形銷骨毁。常人服少許。即可斃命。若以數十噸之重量銷行於全國。又不知殺戮幾許同胞於無形槍炮中矣。外國野心家之侵畧我國。已無所不用其極。武力之後。繼之以經濟。經濟之後。繼之文化。文化之後。今又繼之以藥物。藥物侵畧之結果。勢必至滅種亡[illegible]。即不至滅種。亦必至奄奄一息。病夫之誚。終不能免。近聞藥行中人言。此種殺人[illegible]。已發現於吾粵。但禁例森嚴。不知此殺人不見血之劊子手。適從何來。吾粵前以紅丸殺人。久已懸爲厲禁。若縱此虎狼入宅。則榻上之病夫。搖籃上呱呱之子。將無噍類矣。吾爲此懼。特揭之以警國人。

西樵方閣老山

西樵大崗墟附近有地名石牛石馬者。乃前明大學士方獻夫之墓也。墓前十數武。有龍頭石碑一。平天柱二。面翁仲石馬等。排列兩旁。形勢雄偉。聞諸故老言。謂是墳。係以石結一明塚。置棺其中。並以童男童女二人殉葬。噫。此種慘無人道之所爲。誠令人聞而髮指。夫始作俑者。猶有無後之戒。方覺恃其閣老之貴。仍蹈野蠻惡習。以人陪葬。亦無怪方氏遺族之[illegible]。又聞[illegible]墓之時。工程[illegible]至強逼鄉民充役之慘。而方氏家人憑藉專制之淫威。對於行經其墓前者。必令其人挑泥一担。以爲築墳之用。間有文弱者力不能勝。則被其鞭撻一頓。故是時有(沒有氣力)之諺。此墓與大崗墟毘連。爲數十村往來之孔道。則當時之騷擾情形。可想見矣。予幼時行經是地。尚見有頂盔貫甲之翁仲站立兩旁。而近來屢爲電車所摧。故現時所剩者僅斷石殘碑橫臥崗上而已。噫。使方氏九泉有知。能無今昔之感耶。(三郎投)(乙)

談並蒂

花開並蒂。千古已傳爲佳話矣。昨悉某公園。有並蒂蓮一株。觀者無不嘖嘖稱異。無他。「物罕爲奇」之故也。吾鄉白土。[illegible]勢低窪。素多[illegible]流。鄉人除從事[illegible]畝外。多以種蓮爲副業。每[illegible]中獲利亦不尠。夫當夏秋之間。蓮花遍開。清香滿沼。亭亭直立。不蔓不枝。令人煩襟爲之盡滌。設使周惇頤復生。更爲之玩賞不已也。查每年蓮池中。常有並蒂蓮發現。其瓣或紅或白。尤以千層瓣者倍爲[illegible]。唯鄉人以慣見。故亦等閒視之。絕不以爲奇也。憶昨歲有鄉人某甲。因事來省。時適採得千層蓮一雙。順携之行篋中。迨在車上。爲一貴婦瞥見。驚異不置。問甲願售否。甲漫應之。婦乘以三十金易之而去。而甲至今猶自詫倖運也。(丙)(鄧詠倩投)

又紀一怪醫生

潔慧投

昨嬸氏自香港來。晚餐後與家人閒談。述港中一醫者。其事頗趣。特誌之如下。據言該醫者年在六十以外。鬚髮皆白。精神尚佳。其行醫與衆迥殊。不懸招牌。故知者鮮。家中設有神像一。其神龕之佈置。堂皇華麗。雖富貴家亦無此壯觀。每有病人至。首問誰爲介紹人。或何由而得知彼諳岐黃術。次則詢問所患何病。末則卜於神。叩拜叩禱。若所卜不贊成爲病人醫治者。則婉詞謝客。謂神靈不許。難代設法治病。不如另求別醫爲愈。此時病人雖予以重金。或懇切要求。彼亦不允遷就。若所卜完滿。然後爲病人診治。其所取診金。則因人而施。多少無定。余嬸今歲患喉症。屢醫罔效。後經戚屬介紹。曾至其處就診。一卜便許。迨服藥數次。無甚效果。後再延他醫治愈。觀其所用種種方法。不離迷信舉動。其所謂須人介紹。亦無如何限制。隨意口述一名。彼無論有無其人。識與不識。無不應命。是亦一種狡術而已。至其問神一事。則專爲衣衫襤褸之貧人而設。蓋此輩無利可圖。又不便公然拒絕。故藉詞於問神唔准。以爲謝客地步。一句菩薩唔主張。病者亦難怨彼也。有傳其爲徐公騙術之一種。因彼醫人於藥石無靈時。輒勸人作法禳禱。或改用符咒。索資甚昂。則傳言不盡無因耳。(丙)

插脏誣陷之寃獄

滄海客投

友人黃君年來在欽縣掌教鞭。日昨以暑假歸省。造訪敝廬。十年舊雨。邂逅相逢。剪燭西窗。煮茶當酒。因以是處寃獄見告。此事雖隔多年。而寃慘彌天。至今猶膾炙人口也。特爲錄之如下。[illegible]店內即爲[illegible]營。黃妻李氏美而艷。生一子已數齡。李氏治理家政。輒助其夫之餘。營業。雖無若何發展。尚堪溫飽。一家數口。融融如也。詎知人事無常。飛災猝至。墟內駐有幫軍。排長某乙[illegible]氏而悅之。時以買物爲名。恣情調笑。自以爲如此威勢。彼必承迎。不料李氏不爲所動。及後愈弄愈兇。竟無顧忌。李氏忍無可忍。乃以乙之舉動告知其夫。[illegible]犯者殺無赦。長官且親巡各地。查剷烟苗。巡至某墟。乙不知在何處搜得烟苗一握。誣指係在黃店內查獲者。長官復派警員會同前往查驗是否屬實。至則[illegible]所報[illegible]生烟苗之地。[illegible]奈警員平日與乙交情極厚。未便反對。遂以黃確係私種煙苗呈覆長官。長官一面電省請示辦法。一面飭將黃解縣羈押。數日後。縣署奉到省令。飭將私種煙苗人犯黃某槍決示儆。署中長員尚未得悉原委。咸爲之愕然。[illegible]其所以遲遲者。亦乙故弄狡獪。俟省電到時始解往。以避免有人代其辯[illegible]也。其心之險毒一至於此。故黃雖極口呼寃。當時亦有人欲爲平反是獄。奈已不及。遂將其提出執行。李氏聞訊。自縊以殉。遺下幼子。[illegible]查悉其事。即欲拘乙究辦。奈乙消息靈通。早已棄職潛逃。遁往粵西。投身綠林。仍操其打家刧舍生活。卒被官軍圍捕。乙身中十餘槍斃命。聞者稱快不置。(乙)

佛山築路近况

佛山開築馬路。其第一段爲昇平路。此路由快子街起至中山橋止。現已加工興築。大約不日可竣。因此已着手開築第二期之中山路。此路由中山橋之北堤岸起。沿福勝中約及福隆東明等街。經烏利廟接駁日前已拆之馬路。直達火車頭止。是爲中山馬路。前日經南署佈告通知兩旁店戶依期拆讓。并繳交路費。查此路工程非大。開拆三數條街。便可直達日前已拆之馬路。大約兩月工程。便可告成。至於第三期之馬路。亦已着手測量。此路係由永安街經福祿里等街。將來直達朝北社上。但須分段建築。福祿里南北約。於前星期起至前日止。經已挨戶測量妥善。一俟全線測量畢。便可發通知書。隨即開投建築矣。據聞此次佛山築路。大約本年底。便可完全通車。但其能否依時完成。有無意外阻碍。是又在未可知之數也。(丙)

發酬通告

國曆六月十六日至三十日快活林小說酬金已預備請携印章暗碼到本報營業部領取爲荷

老板被騙後之勸世語

銳鋒投

前月禪山萬壽茶室老板某。竹挾坤伶楊影霞暨潘影芬諸輩來梧驚歌。老板初意以爲此行當可腸肥腦滿得意而歸也。詎不獨莫償所願。且復爲老千所騙。平損失不貲。自老板被梧某戲院解書員朱某騙去四百餘員後。終日書空咄咄。如醉如痴。故每逢與稔友輩相值。則必舉此事由巔至末一一道之。如數家珍。並謂當今騙術日新月異。凡事須提肝吊胆。步步爲營。否則易受狡計所愚。吾曾經此苦。故諄諄勸勉。前車之覆。願後車之鑒云。吁。老板斯言。誠可爲世之箴規「光棍佬教仔勿貪便宜」倘老板當初能明乎斯旨。則何有今日。老板未免闇于前而明於後矣。(丙)

吝嗇家列傳(三)

遇饑加鹽(錢廚)

一鶴投

錢廚者。錢奴之弟也。與兄同業而異店。視錢如命。不愧難兄弟。生平有八字秘訣。曰「逢灶取火。遇饑加鹽」廚執行此秘訣者十年如一日。每飯必備具鹽一杯。不論魚肉蔬菜。不問酸鹹苦辣。未舉箸。先加鹽。嘗作創論。謂鹽爲無上之美味。美味得鹽而益彰。雖山珍海錯。胥賴鹽以配之。無鹽直味同嚼蠟。雖伊尹具調羹之才。胥特鹽作資料。無鹽亦難施其巧。然此但指調味言之耳。若以言衛生。則人體欠缺鹽素。須食鹽以資營養。故上古未發明食鹽時代。民衆遍體生毛。無異於鳥獸。鹽又爲補腎之品。本草味鹹者入腎。故鹹合桃爲補腎聖藥。故吾之所以嗜鹹者。良有以也。因是聆其論者。晉以嘉號。曰鹽倉土地。而廚殊不以爲忤。然廚嗜鹹。而夥伴不同嗜。每苦不適口。有黠伴於其背曰。老板之嗜鹹。或非本性之嗜。特用此法以制吾等之大餸。則發辦(支錢購菜之費)可廉些。亦不至盡[illegible]器耳。斯時一唱百和。僉以老板太吝。刮及工人之牙屎。衆情共憤。乃籌商對付之法。結果預購芒硝數錢。研細爲鹽末。適過晦日。老板不得已。破慳囊。買猪肉。席設碗碟之外。多設一杯熟鹽。老板坐甫下。旋舉匙挑滿放湯中。試飲之。曰。尚淡。再加一匙。曰。恰可矣。伴皆詐鹹。相戒不飲。老板遂獨享其權利。亭午。腹大痛。洩瀉凡數次。廚大驚。以爲患河魚疾。欲延醫。惜不[illegible]經濟。適與黃綠某相熟。乃就診焉。黃綠不學無術。以廚倉猝起事。疑係霍亂急症。進以附子炮薑大補之劑。服後瀉止而血下。牙齒浮腫。目赤如火。首搖搖欲墮。呻吟月餘。厥疾始瘳。而廚始終未知其致疾之由。猶慨然語人曰。甘脆肥醲爲腐腸毒物。吾兄之言信不誣矣。聞者相與大笑。



特別紀載

◎新加坡埠之大雨成灾

連日以來、新加坡氣候驟起變化、疾風急雨隨之俱來、傾盆大雨、從空臨降、全島幾成澤國、住於地面較低之居民皆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感、杏武吉智馬洪水由山上奔來、因附近溝渠不能容此掀然水勢、致道路咸淹沒於急流之中、其較低之住宅水亦越檻而入、東陵一段之奧折路水勢甚深、警局對面之房屋以及其他各低地之住宅已成孤立之勢、奧折路與丁律相交處居然成一大湖、欲經其地之汽車須先打開一條水路、車行所至、水花四濺、誠壯觀也、武吉智馬及奧拆路區域之水色皆成紅赤、即士添活路之水溝昨日因海潮高漲所阻、水勢亦因之而四溢、巴勒斯脫區域因巴勒斯脫路正在修築之故、溝渠亦爲之氾濫、吉粦街之海山街老巴殺亦有已成湖澤之象、丹絨百葛水勢亦甚深、總之格方街道雖非全部匿於水底、其不見水勢洶湧者鮮矣、各汽車亦因而停頓、人力車伕因而休息者甚多、當此士產落價、市塲蕭條之秋、忽來此愁雲慘淡風雨蕭蕭之景象、令人不禁感慨滋深、現海峽殖氏地議政局將開會議、從事考慮新嘉坡洪水氾濫之問題、設法以善其後、現查政府方面將指定一聯席委員會以討論各種應提出辦理之事項、至委員則以工部局公務工程部鄉政府及改良信託部充之云、

◎控夫騙婚賣妻去作妓

竹欄門內二十二號范王氏、平日做撕煙葉工作、爲范百敏所認識、托媒求婚、娶爲妻室、在沙基容安街三十號居往、現范王氏具狀法院、謂伊夫欲賣他爲妓、請求准予離異、其原呈云、爲獵色騙婚、賣妻爲妓、懇請判准離婚、免淪火坑、而出生天事、竊氏前在本市仁濟街烟舖撕烟葉工作爲生、被被告人范百敏所窺識、託媒家向氏母求婚、願娶氏爲正妻、經於民國十六年丁卯歲八月舉行婚禮、詎入門之後、始知被告人爲奸拐之徒、早娶有梁氏爲婦、欺氏年少無知、薄有姿色、欲行騙婚、以遂其姦拐之計、緣伊妹𡚒在省港操營醜業、被告人實欲賣氏與伊妹爲妓、幸爲氏偵悉、報知氏母、避返母家、被告人果於本月九日要氏同往六二三路沙面西橋對面之茶樓品茗、氏因與氏母一同偕往、至則見被告人之妹經已在座、對氏[illegible]、并見隔房有伊妹帶來之妓女龜爪數輩、向氏窺伺、[illegible]、氏情知有變、乃厲聲質問、被告人色變啞口無言、氏乃上前糾纏、聲言欲與伊往警區理論、適氏母復與伊妹隨來之龜爪等吵鬧、喚勸全[illegible]、茶客圍觀愈衆、被告等乃乘機分頭鼠竄、似此被告人旣騙婚於前、復圖拐賣於後、夫也不良、恩義兩絕、後顧茫茫、何以偕老、感懷身世、恐難免墮落火坑、再四思維、只得泣陳緣由、狀訴鈞院、請即票傳被告人范白敏到案、判令氏與范白敏離婚、永遠脫離夫妻關係、及賠償一次過扶養費、以維生活云、法院據呈後、經派民一庭潘士燦推事審理、不日票傳審訊、

◎侍妾挾逃處徒刑三月

順德人袁靄天、携其妾袁黎氏在逢源西二巷六號居住、詎袁黎氏夾帶衣服金飾及西紙二百餘元潛行逃遁、匿居一德路德慶坊二十二號二樓、袁失妾後、尋找無踪、業經報局查緝、旋袁靄天之祥和公司店伴潘松裔在平洲吉利渡與袁黎氏相遇、遂報知袁靄天將其截回、扭同到逢源分局、解公安局轉送法院辦理、提訊袁黎氏供稱、因受袁靄天虐待、故逃出跟太平渡主亞善住埋、臨行時只帶去吻袋一個、內載隨身衣服、并不認有竊盜西紙金飾情事、惟法院經袁靄天到庭指攻確鑿、未便任其狡展、以袁黎氏竊盜之所爲、處有期徒刑三月、依法准抑抵、附帶民事訴訟部分、移送民事庭審判、

中外要聞

◉九路軍班師回贛情形

漢訊、陸軍第十八師戴岳旅、奉令班師由漢回贛、茲悉旅長戴岳、已于昨日由湘率部乘輪來漢、當即赴行營晉謁錢大鈞、當晚即返南昌云、又九路軍第十八師朱耀華旅、已由攸醴取道宜春、分宜、清江回南昌、又訊、第十八師奉令開拔回贛、該師第五十二旅一百零四團團長黃鐘、率領所部約三千餘人、於二日分乘湘濤等數輪起程、三日早經岳、適遇彭匪竄擾、離岳約十五里之某處、該團聞訊登陸、會同十五師團剿、激戰半日、彭匪全部潰散、是晚全部登輪起碇、於四日下午五時全數抵漢、停泊招商碼頭、當轉搭江靖輪回贛矣、記者訪戴旅長於輪次、據談此次入湘經過、及奉命回贛情形、畧謂、敝旅當張桂諸逆竄湘、[illegible]部隊、兼程出發、於六月二十五日抵醴陵、前後與敵肉搏衝鋒、不下十餘次、現在逆敵主力已經消滅、且被我四入兩路軍重重圍困、即可根本解決、何主任三兩日間即可凱旋回漢、敝旅此次奉命回贛、上月三十日由醴陵上車、本月一日抵長沙、謁何主任、二日由長乘輪、三日午正抵岳陽附近之南津港、適與彭德懷匪部相遇、當即登陸將其擊潰、餘匪似向平江方面潰竄、本旅旣經奉命回贛、未予窮追、想職責所在、各處駐軍當能痛予截剿、不申滋蔓也、戴氏並謂當晚即須乘原船赴九江、轉南昌云、戴氏電告行營云、急、即到長沙總部、行營主任何鈞鑒、職率黃團及炮工兵冬晨由長出發、因阻風、是晚停泊蘆林潭、江日午正抵南津港、職部於本日申刻抵漢臯、據即乘輪赴潯、轉車赴南昌、謹此電陳、職戴岳仰支西、又電云、南昌總指揮魯、師長張鈞鑒、職率黃團及砲工兵、冬晨由長沙出發、因阻風、是晚停泊蘆林潭、江日午正抵南津港、職部于本日申刻抵漢臯、擬即乘輪赴潯、轉車來南昌、謹此電陳、職戴岳叩支酉、又據軍界消息、討逆軍第九路軍第十八師張輝瓚部朱耀華戴岳兩旅、此次赴湘、迭克湘東各要隘、除該路魯總指揮滌平、業經去電嘉獎外、聞蔣介石亦曾去電嘉許、刻因湘省漸告肅清、蔣特電行營何應欽令該兩旅仍回原防、担任贛省綏靖事宜、朱戴兩旅長奉令後、即率領所部分途凱旋、朱旅由湘東開拔、昨四日已過袁州、日內可抵贛州、戴旅由醴陵經長沙登輪、于午後五時抵漢、即轉赴九江、昨日張師長輝瓚會電九路軍駐漢辦事處處長李遠甫、畧謂朱旅已由袁州一帶回贛、不日可抵贛、戴旅何日來潯、望電告爲要等語、

◉美京之國際道路會議

華盛頓訊、定於本年十月間在華盛頓舉行之第六次國際路道大會議、自發出通知後、允於屆時加參者、已有二十七國、據美組織委員會總秘書麥克唐諾爾氏宣稱、在此後六至八星期之時間內、當尚有不少國家加入、統計去年一月間、由美國務院發出之通告、共爲五十三國、現已通知參加之國、雖不甚多、然爲時尚早、預料此後接受參加通知之函、當必日見擠擁也、共計決定參加而未決是否須派正式代表之國家、爲德英法中國日本印度哥崙比亞伊圭獨古巴愛爾雪拉夫古斯搭烈戈漢多拉斯尼及坎拿大、其已聲明擬派正式代表者則爲保加里亞丹麥埃及尼加里香港希獵愛爾蘭自由[illegible]、南美[illegible]及捷克斯拉夫、[illegible]秘書及其他歐國、[illegible]此次會議並不僅限於政府代表人員、[illegible]各私團體代表、亦一律准予參加、對此次會議、預料到會人員當[illegible]千人以上、有不小之私家團體及私人、已紛[illegible]函麥氏通知加入、此次會議共分兩大部、一部份專注重於道路之給養及建築、其他部份則限於交通及交通行政、每一部又分爲三大要案、建路及養路部之三案爲(一)水泥磚石及其他人工舖路所得之結果(二)用柏油石油及瀝青築路之功效(三)在各殖民地及未開闢之區域、築路之計劃、其他部之三案、則爲(一)築路經費之設計(二)陸路轉運與其他交通事務之合作(三)大城市道路交通章程之規定、及停歇車馬之辦法、除會議外、同時尚將舉行美國道路建築協會之築路材料、及設備之展覽大會、展覽又分內外兩部、內部爲在華盛頓陳列館之陳列、外部爲築路進行之實地表演、

本報專電

□隴海平漢兩線擊退敵軍之戰情

▲本報漢口特約無線電 許昌敵軍十七晚大部紛向和倘橋潰退 許昌城祇留少數部隊頑抗 有棄許昌退守和倘橋新鄭模樣

▲徐州電 蔣主席截獲馮玉祥致閻錫山函 知敵正彈缺 十六日令隴海線各軍乘機出擊 連日戰情甚烈 馮玉祥部勢漸不支

▲漢口電 劉郁芬石振清張維璽田金凱各部十二日晚一致開始猛攻新店十五里店靑龍潭逍遙鎮一帶 且以一部偸渡漯河南岸 被中央軍徐源泉蕭之楚等師擊退 劉等旋以猛烈炮火掩護 自十三晚激戰至十四夜迄十五晨又被中央軍擊退 十五晚西北軍復以鐵甲車掩護部隊南犯 被中央軍鐵甲車西平號擊退 雙方現仍在原陣地相持 是役斃西北軍千餘名 俘敵甚多 聞馮玉祥原限十三起至十五日佔懷城漯河 卒歸失敗

▲徐訊 馮玉祥十五日乘鐵甲車親至蘭封前線督戰 車正前進中 軌道被砲彈所毀 司機急振掣 將車停止前進 毀處距馮車不及百丈 馮大驚 下令將車倒退 前線各部見馮車退後 亦紛紛逃走 是役失敗即由於此

▲楊虎城部十五日在舞陽五虎廟擊潰田金凱殘部後 分兩路進展 一趨襄城 一搗許昌

▲隴海線連日鏖戰於右翼方面 馮軍每次攻擊皆未得逞 晉軍孫楚關福安各部 十四晚復由隴海正面向中央軍反攻 擬牽掣中央軍右翼 當時戰事極猛烈 馮軍卒被炮火擊退 據探報稱 馮玉祥曾親至蘭封考城督戰

▲蔣主席十六日返徐州 定十七日在徐召集最高軍事會 籌議津浦隴海膠濟三路同時反攻

▲蔣主席近擬以第六路軍担任進攻陳留杞縣 牽制西北軍 另調集大軍猛攻津浦線 或調回韓復渠第一路軍出萊蕪 會攻泰安 作第三次總攻擊

▲馮軍劉郁芬部十六日企圖渡河 被中央軍以機關槍掃退 何成濬派朱傳經來漢報告勝利情形

▲平漢線劉郁芬二師騎兵一旅十三晚起猛攻漯河北岸 經徐源泉迎擊至十六日將其擊退 斃敵甚多 又西平號鐵甲車十四日在漯北擊毀自由號鐵甲車 掩護各軍前進

▲傳馮玉祥限平漢線西北軍十三日起三日內攻克偃城 詎激戰三晝夜 均經中央軍擊退 斃千餘人 現仍在陣地相持中

▲孫殿英部途窮 再向中央輸誠 并求將前扣留之張鈁回歸 德表示誠意

□津浦膠濟兩路最近之激戰情形

▲楊勝治師經寧陽任抄擊界首 前鋒先頭部隊已迫進界首

▲津浦線晉軍現退集泰安以北 改攻爲守 以泰安爲最前線 界首爲第二道防線 張夏爲第三道防線 構築工事死守

▲飛機探報 泰安以北晉軍均係輕裝應戰 輜重已移濟南 士氣已餒

▲韓復渠沿膠濟路猛烈反攻 晉軍有不支之勢 淄河店附近兩軍戰尤烈 青濟車不通

▲韓復渠十七日電京稱 敵主力約七八團在淄河西岸 十六日晨經我右翼軍包圍激戰一日 午後六時敵不支西潰 中央軍抵南驛 聯合左翼軍向泰安推進 泰安方面敵均築有堅固防禦工事擬堅守

▲徐行營十七日訊 津浦線中央軍左翼劉峙陳繼承部十六日克復吳村車站 晉軍向寧陽潰退 正面在兗州滋陽間相持 無變化 右翼已越曹州向東明推進

▲閻錫山續調駐太原高鳴文黃光華兩師到石家莊集中 開往津浦線參加戰事

▲高桂滋部前因改編未妥 仍在監視中 高已派員向中央軍陳耀漢師長輸誠 聞無條件日內可全解決

▲駐平憲兵奉令調赴津浦線前敵參加作戰 平市面由警察維持 日前中綏遠調來軍隊亦盡開赴前線

□閩省戰事之緊張

▲劉盧戰事未停 各縣土匪又起 閩省府頗感難於應付 據探報 張發奎殘部四千餘人將竄至上杭武平 楊樹莊以軍隊不敷[illegible]中央請援

▲海軍戰鬥偵察機各二架十七日飛赴延平偵察盧部行踪 并轟炸逆敵

▲金漢鼎叛軍聯合盧興邦殘部敵勢[illegible]事仍在緊張中

▲[illegible]

◎各方時事雜聞錄

▲財政部十五日[illegible]定十八日接事

▲[illegible]教導團[illegible]以林[illegible]中央軍趙旅[illegible]

▲本報南京特約無線電[illegible]重視雖有八建議[illegible]組非法政府惟[illegible]國對我國時局[illegible]

▲工商部十七日[illegible]遵照商會於八[illegible]此議暫擱[illegible]使館轉令華僑[illegible]

▲上海電長沙[illegible]部隊十五日由興[illegible]

張桂殘部紛紛向柳州桂林逃竄

▲十七日瀋陽電[illegible]

▲南京電國府十七日[illegible]河檢閱所部駐[illegible]

▲十八旅長盧本棠[illegible]保要區着須給[illegible]明星候分給褒[illegible]

▲十六日中俄會議[illegible]哈離俄時雙方代表已開預備會八月[illegible]

▲路局消息[illegible]路軌被沖斷十七日起平津售票至打虎山不能達瀋陽

▲平報界組前方視察團定十八日與覃振同行

▲唐哲明等殘部宣散武岡一再請編經羅霖呈准四路總部編爲十六師教導團委李國強爲團長

蔡廷楷師定十八日由長沙乘輪東下蔡本人率部同行

▲北平擴大會議定十八日起在懷仁堂設處辦事

▲滬各界組織慰賑會十八日起派員分頭募捐慰勞前敵將士賑濟戰區災民

▲何健委危宿鍾爲湘東剿匪指揮限三個月肅清湘贛邊共匪

▲全國商聯會電國府請免辦粵筵席捐

▲行政院十六訓令外工財三部以外商呈請註冊準駁應以對方國家允否我國同類公司在彼國註冊爲先決條件

▲日人消息有田使華確已內定若無變化下月當可發表

▲河北紳士大呼籲因近日天津日商備日金千萬收買麥子運日至麥價飛漲河北將有絕食之恐慌請當局速禁麥輸出以平糧價

▲汪精衛有八月初由港北上訊屆時經日轉津顧孟餘陳璧君同行

各方要聞

◎滇桂兩軍將在南甯開戰消息

滇軍朱旭張沖盧[illegible]極形恐慌、邕垣[illegible]旭初部赴邕甯[illegible]桂兩部或不免在[illegible]云邕甯敵軍近聞[illegible]章雲淞韓彩鳳外[illegible]攻南甯、連日向[illegible]另一消息、滇軍[illegible]圍邕甯之勢、[illegible]經進抵馱盧、駐南甯之敵軍韋雲淞部僅數百人、[illegible]稱、南甯軍界消息、滇軍張師長昨經由馱盧致[illegible]知黃紹雄、黃覆電着其死守十天待援、并調黃[illegible]往邕、前隊聞已到盧墟、現計可抵邕、將來滇[illegible]抵省之某局長稱、連日南甯商人紛紛施梧、據[illegible]此異常恐慌、遂增來敵軍數千、桂軍將領除有[illegible]戰即在目前之勢、而敵軍誠恐八路軍及滇軍進[illegible]沿江岸及要隘增築防禦工事、極爲忙碌、又據[illegible]安前進、一路由龍州向扶南沿左江而下、似包[illegible]敵實無路可逃、

◎余漢謀派兵堵截退柳州殘敵

昨據梧州軍訊、[illegible]起帶向柳州撤退[illegible]見、特派所屬一[illegible]以桂林之桂軍大部日來陸續沿二塘四塘蘇橋一[illegible]軍李抱冰師、將桂林平樂包圍、一網殲滅殘敵[illegible]一帶佈防、以堵截由桂林退竄柳州之殘敵（予）

◎四八兩路軍進攻桂柳之準備

十八日軍界消息[illegible]部、六七等日陸[illegible]昨當局據報平樂[illegible]垂手而得、現當[illegible]電余師長暫留荔[illegible]、故昨先派行營[illegible]後方辦事處、鄧主[illegible]教導旅之第一團[illegible]離平樂九十里、[illegible]樂夾擊、又據教[illegible]抵恭城、會同黃[illegible]、則已於十七日[illegible]大部、已向柳州[illegible]迄興安一帶、相機出動、至八路軍之李黃范各[illegible]桃川、三日內開到恭城、約同湘軍進攻桂林、[illegible]陸續撤回柳州、將來桂樂兩處大軍開到、即可[illegible]、柳州一下、桂局即可奠定、昨陳總指揮特去[illegible]各部及湘軍抵達桂林陽朔、再行聯合向柳進攻[illegible]出發梧州指揮、又一專訪函云、茲據六十三師[illegible]旅黃延楨部、於十六日進抵龍虎關後、即會同[illegible]城推進、十八日已抵恭城、逼近平樂、查恭城[illegible]、與由荔浦出擊之五十九師余漢謀部開始向平[illegible]下午接前方電告、該旅第二團曾友仁部是日已[illegible]之六十三師黃質文旅、及第一獨立團范德星部[illegible]後、即可直趨桂林、并聞駐守桂林平樂之桂軍[illegible]可相繼克復云、（予）

◎六十三師近在湘邊一帶佈防

昨據軍訊、第六[illegible]所部先後開抵道[illegible]與教導旅黃任寰[illegible]兩部即向富川恭[illegible]向道州江華永明推進、入桂攻敵、李師長已飭[illegible]富川前進、現聞該師奉命暫在湘邊一帶佈防、[illegible]顧粵北治安、俟入桂各部隊進抵目的地後、該[illegible]部現仍在湘邊駐防、（覺）

◎區芳浦對追擊張桂殘敵之談話

記者昨往八路總[illegible]陳總指揮本定十八[illegible]十八日出發梧州督師、聞又改期、然否（答）然、[illegible]期未定、但總在[illegible]、故改行期（問）陳總指揮改定何日出發（答日）[illegible]總指揮到梧後[illegible]兄弟亦定日間返梧、但在先在後未能預定（問）陳[illegible]回桂[illegible]各部佈置完備後、始下令向敵總攻（問）張桂殘部[illegible]僅爲少數、現[illegible]殘部自在湘省大敗後、已潰不成軍、所剩殘部[illegible]師最近追敵抵[illegible]我方已電令余李兩師前後夾攻桂林矣（問）余李兩[illegible]喇尾緊追、特令[illegible]桂林、李師追敵行程、近兩日未接電報、惟仍在[illegible]現是否在吳呂[illegible]總攻（問）聞黃省盧漢朱旭張沖三師、早經入桂、[illegible]（答）據梧州行[illegible]自動下野出洋、若然、則其餘部隊交何人管理[illegible]歸桂[illegible]不多、無再起希望、遂自動下野、所遺殘部[illegible]

◎參謀處通報北方軍情

總部參謀處昨通報北方最近軍情云、[illegible]頃據河口李旅長柱中支電稱、現奉轄座交下范師長石生徵（五日）電一件捷報、此次劉逆汝明、親率許李胡步兵兩團、砲兵一營、計陸砲山砲各四門、特務一營、計手槍四百枝、并新編李金田薛成德胡像彥等匪軍共八千餘人、犯我河口、自前月艷（廿九）日起、劉逆連日率部由雲合山進攻儼化成、李逆金田率匪乘進攻馬空山、槍炮聲日夜不絕、敵部分兵包抄、已血戰相持五晝夜、肉搏十餘次、自江日午後五時、逆軍傷亡過半、全線動搖、偽軍長李金田受重傷、團長許袞興陣亡、經我再次突擊、敵始不支、向李官悠潰退、除令曾王兩團各抽大隊迅追、並將俘虜數目查明、另文呈報外、謹先電陳等語、現鄂界境內已無敵蹤、謹聞、又海陸空軍總司令部行營參謀處、感（十四）巳電稱、我軍自膠濟路搖動以來、原爲誘敵深入、藉與津浦各軍協同夾擊、以期一鼓殲滅之（十五）申電一件、據報、一、據韓總指揮寒（十四）電稱、張逆蔭梧果中我計、即率馮逆鵬翥李逆服膺各部、沿膠濟路東犯、自灰日起、我軍全線攻擊、士氣百倍、在淄河沿岸與敵鏖戰三晝夜、肉搏十餘次、逆軍死傷枕藉、無法維持、紛紛崩潰、昨晚我孫軍確實佔領臨淄以西各地、逆敵向長川淄州方面潰退、我軍正跟蹤追擊中、是役俘獲九百餘名、奪獲槍枝一千一百六十餘枝、機關槍十四挺、迫擊砲八門、手槍彈千餘、聞馮逆鵬翥受傷甚重、逆敵受此一擊、確無再戰之能力、會師濟南爲期不遠等語、

◎范其務將赴京之談話

十八日記者赴財廳訪謁范廳長（問）聞廳長擬于廿二日動程晉京謁見宋部長商議解決本省財政然否（答）然、經派員赴港購買臣總統號郵船票、如無事阻、二十日或可首途赴港（問）廳長赴京後、財廳事務何人代理（答）財廳事務交主任秘書黃琪琮代理、特派員公署公事則交秘書龍瑞熙劃行（問）舉辦營業稅消息、喧傳既久、目下進行何如（答）本廳以裁厘之期已屆、故經着手籌劃舉辦、昨面諭稅制委員會將各項舉辦稅則趕緊起草、以便分呈中央財部備案、而便雙十節裁厘實行後開始征收（問）一元一百元紙幣經于日前明令恢復無限制兌現、然則五元十元五十元五十元等紙幣、確定何時恢復兌現（答）五元十元五十元五十元各種紙幣、初原擬繼續一元一百元恢復兌現、嗣因軍事尚未結束、故難刻即恢復兌現、大約一俟軍事收平、兩廣地方無事、即行籌劃繼續復兌云、

◎警衛團開抵荔浦佈防

第八路警衛團陳漢光部、十一日開抵濛山後、即奉令限五日內到達荔浦集中候命、昨據該團後方辦事處消息、本團各部隊十四日抵修仁後、繼續前進、十七日已全部抵達荔浦佈防、警戒平樂方面、（雄）

◎飛機偵察桂柳之敵踪

第一飛機隊長胡錫雄、十七日由梧派偵察機多架分頭出發前方、偵察敵軍行踪、特電返省向黃處長轉呈陳總指揮報告、雷文大意稱（一）桂軍最近在桂林平樂一帶築防禦工事、以延殘喘（二）桂軍主力在桂林、平樂則有殘餘及土匪式之敵軍三四千人扼守、並在附近搭架軍橋一度、逆軍見我機至、狼狽奔逃、全州荔浦及龍虎關等處已發現我軍符號、入桂滇軍之三師已由百色直下、南寧可克、敵軍末路爲期不遠云、

◎張枚新部分批回汕頭

第六十二師張枚新旅二四五團、昨奉令回防潮梅、嗣因船隻未便、故未開拔、總部昨派員赴香港租賃周瑜輪回省運該部返汕、聞該團長孔可權已定於十八日下午三時率團部及直屬部隊并第一營李國良第二營覃香等部、由廣西會館碼頭分乘華美成威兩電船及民船十餘艘開往白鵝潭轉乘周瑜輪於今晨啓碇赴汕、張旅長及旅部與第三營等部、則俟周瑜輪由汕頭回省後、即乘之返汕、約廿二三日可全完開拔、（覺）

◎羅錦英團回防海陸豐

第六十二師長香翰屏、前調駐海陸豐、羅錦英團開往惠來普寧勦匪、已將匪擊潰、現香師長復調該團開回海陸豐、協同補充團駱秀禮部搜剿各屬農匪、該團已於日前開返海豐、駱秀禮部亦在汕尾陸豐一帶搜剿殷匪、昨該師駐省辦事處接羅駱兩團長來電、謂海陸豐共匪現已次第肅清云（覺）

◎籌備發行金融庫劵訊

財政廳定八月發行廣東整理金融金庫券一千五百萬元、已誌前報、聞該券已與本市印務局訂立合同付印、[illegible]十五日內可印完、券分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四種、其式樣與十八年所發之短期金庫券、由省府陳主席財廳長范廳長會同簽發、預計八月一日便可先行印就一千萬元、本市各縣同時派銷、

◎整理全市渠道之進行

工務局整理全市渠道計劃、經已確定、關於實施及經費、事既繁瑣而又重大、聞程局長經飭專任人員分頭辦理、其大概步驟、係分區進行、先從地勢較低者爲大渠所滙之處、以西關一帶爲入手、以次及於各區、現聞西關最先着手之區、厥爲十七八甫楊巷下九甫十八甫北橫等路線所圍以內之街道、計有萬鍾街萬鍾西街光雅里天光里瑞興里懷遠驛愛育西街富善東街富善西街曹基桂堂新街福安街十八甫新街等、早經該局詳爲規劃、并開始工作、

◎省港長途電話將簽約

省港長途電話、現經由市政府與港政府詳細議定辦法、雙方亦已議妥、市政府現已派定法律家杜某辦理簽約事宜、聞杜一俟合約擬定後即可會同工程師振士及關係人員等赴港簽約、

◎繳驗沙田執照之布告

財政廳布告云、查粵省濱臨大海、沙田甚富、惟從前頒給執照、錯襍難稽、以致影射罩佔、弊端百出、迨時國四年大舉清理、爲勵行清佃廓除積弊起見、乃從新另製照式分封軌、爲新承加轉四種、定名爲清理沙田執照、并規定章程、嗣後沙田均須執有清理沙田執照、方准管業、所有從前一切執照、均謂之舊照、須即繳驗、其繳過花息而有等則者、即按則換領回等執照或加升、未繳過花息而無等則者、即作沒則報承、吾則謂之抗驗、一經查出及告發、即予處分、相沿至今、乃成一定之法制、蓋寓征稅于清理舊照之中、立法和衷本無不善、顧行之十有餘載、而一搬業戶對于舊照能遵章繳驗者固多、違章抗驗者亦屬不少、揆厥原因、無非業戶故爲取巧、以爲一經繳驗、倘發覺有未繳花息情弊、即須補繳、故諱之惟恐不深、以致從前所發之院憲督司及其他一切舊照、散貝于社會中者殆不可以數計、究竟在清理沙田以前發過該項舊照之田、共有若干、至今尚屬無從統計、未始非佃政進行之一大障阻、顧本情論事、沙田管業原則、本係憑諸相當等則之執照、故驗舊照時、應視該照果否載明等則爲依歸、不應以該照果否載明花息爲依歸、如因其照雖載有等則而不載明花息、即作沒則報承、是有舊照者、仍擠于無照之列、既欠公允、不能引起業戶繳驗舊照之觀感、殆亦事理所必至、茲爲體恤業戶、且使于相當期間內清驗舊照起見、經定凡執有管業執照者、如照內載明上中下后各項等則中之任一等則時、無論有無彙載花息、其効力均與繳過該等則之花息同、例如屬上則即准驗換新字軌執照、屬中則或后下則、即准作中則、或后下則換同等則新字軌執照、或加升一則之加字軌執照換升、至照則爲止之類、如不載明上中下后各等則之任一等則時、除認有特別情形、即臨時再核外、餘則無論有無載明花息、其效力即作繳過下后則花息之半數論、報承相當等則、例如廣屬斥下則、每制尺一畝、實收花息大洋三元二毫、此項舊照、即作爲曾繳每畝花息一元六毫、其報承相當等則時、即准照此數扣回之類、但其期間以核定起、至民國廿年六月以前自首繳驗者爲限、過限不驗、所有舊照一律作廢、至限內由查出或告發始行繳驗者、仍照定章制裁、如是則在法定期間內驗照、即享受法定之利益、不驗照即蒙違法之損害、人非木石、應當知所趨避、是一週年間而舊照即可結束、爾時并事整理、着手自易、未始非窮變通之一法、除呈報及分令外、合行布告、仰全省沙田業戶一體知照、此布、

◎今年可免水災之推測

本年九江潦漲、經有數次、中以最近之一次爲甚、查此次潦漲、西北兩江滙源而來、故水度高漲、幾與桑園大圍基面齊其勘口、沙口碼頭、亦被浸沒、靈姑廟附近基圍更微有潦水瀉入、幸該處鄉民發覺尚早、鳴鑼搶救、不致成災、查當潦水最漲、其高度較諸丙辰年大圍崩缺時相差不及一尺、農民憶前慘後、對於汨汨而來之水、無不提肝吊胆、惟高漲至此、即陸續退落、現下大涌之水、已如常澄清、不復見有赤色西水混雜、各基涌之水閘、日來多盡開放、涌內水量與未有西水時無異、據老漁戶云、西水最大難關已經度過、此後縱有潦水下流、當不足爲慮、九江漁戶觀測潦水、素具經驗、其言如是、本年或可免水災云、

◎新興[illegible]防

[illegible]四出擄劫[illegible]月初更到天[illegible]方搶刧、經各鄉民團竭力[illegible]土匪梁鴻林爲軍隊劇辦[illegible]南地方、與匪首雷公成會合、十二日天[illegible]報、聞匪首梁樹芬蘇廣蘇華等、與匪首[illegible]公成花仔石南等聯絡一氣、擬於日間分三路[illegible]縣城、并擬攻刧鄉團等語、故即電縣政府[illegible]範、商民聆此消息、異常驚慌、即將所有貨[illegible]遷他去、暫停營業、離城逃避、十二日忽[illegible]有婦女三人在東街同福堂藥店前被推倒[illegible]二婦已懷孕、現刻下縣城仍一夕數驚、駐守[illegible]之基幹隊連乃嚴行防範、入夜即閉城門、極[illegible]備、各鄉亦同時戒嚴、并約定全縣聯絡、如[illegible]即出隊迎擊、該縣長於十六日到省請兵剿匪（[illegible]）

◎樂昌縣派兵追勦刧匪

十四日有貨船載貨客由坪石往樂昌、駛至樂昌屬老爺廟地方、被身佩武裝類似軍隊之匪百餘人喝令泊岸檢查、當於各船以爲正式軍隊、遂將船灣泊岸邊、匪即蜂擁而上、大肆刧掠、并擄去搭客五人、內有坪石商人資某一名、其餘四人則爲樂昌警衛獨立第一小隊士兵、係因公派往坪石、事畢乘該船而返者、當匪下船時、該隊班長陳仲[illegible]見勢不佳、泅水逃脫、奔回坪石警署報告、聞該匪黨原係湘南宜章縣之挨戶團、於月前叛變爲匪、故其服裝頗類軍隊、匪首爲文賓彬、姚昆、是日刧擄後、即向乳源宜章交界之芭蘿聖公壇等處竄去、樂昌縣政府據報、即電駐坪石警衛第一中隊追擊、并電韶州第八路兵站總監、何總監接報後、立令該縣長會同駐樂城之交通連前往追剿、長劉運鋒奉令、已於十五晨四時率獨立第一小隊兵沿武水河岸出發、交通連則由九峯方面出發、十六早兩隊在羅家渡集中、會同向芭蘿搜剿、[illegible]

◎催促河南各鄉辦保甲

河南全區區辦事所長伍應祺自奉命辦保甲後、已分令橋裡各鄉所長從速籌辦、并限期組織成立、如奉行不力卽記過、距逾期已久、各鄉依期成立者固有、而逾期尚未成立者居多數、伍氏昨復令各鄉辦事所、再展限一月、務必如期成立、否則分別懲究、（冷）

◎昨日穀米市價之淡跌

近因東江各屬新穀已屆收割旺出之候、日來由惠州石龍等處駛來之穀船甚多、計連日輸來東售之各種新[illegible]、到存不下百餘萬斤、到開上流[illegible]來、且因日來省港兩地洋米市勢亦連日淡跌、各地辦家對于各屬新穀之粵收、穀價雖經[illegible]惟仍屬暗淡、襄足不前、以致市勢疲滯、銷[illegible]弱、故欄上各種穀價每天均繼續接步回順一[illegible]二毫之譜、昨日東欄穀價[illegible]如後市來源仍豐、銷場不振、各種穀價[illegible]步、茲將昨日東欄各種穀價錄下、[illegible]貨八元四五、中下貨八元二至八元二五、[illegible]珠早穀六元九五至七元零三五、早赤穀六元[illegible]、新地白穀六元三五、青河早穀六元七、早白[illegible]六元八五、舊赤穀七元一、冬赤穀七元五、[illegible]白穀六元九五、東粘穀八元零五、白殼絲苗[illegible]元一、

◎繼續跌價之韶州新穀

頃接韶州快信云、日來韶關上下游各地穀米[illegible]甚湧、市價日低、辦家以省地米市淡弱、[illegible]慢、實銷甚微、即該地米機各家亦以新穀[illegible]斷、淡氣仍深、故不樂于採存、如轉辦家[illegible]售、亦未能化算、因此各項穀價愈沾愈[illegible]値各地新穀正在旺出、買客更爲縮手、大[illegible]宜之數[illegible]淡勢定後、方着手動辦、逆料各種穀價[illegible]防再跌、茲將最近韶關各種穀價錄下、新[illegible]八元二毫、歸德油粘穀八元二三、早穀上貨[illegible]五、中上貨六元四、次者六元二、六元一、[illegible]正、蕃粘七元三毫三、

◎南雄烟葉失收之影[illegible]

[illegible]

◎海味市勢已漸[illegible]旺

日本市海味行情、洋貨海味入口後、至今已[illegible]月餘、以致行上各種洋貨海味、[illegible]而反趁、近因各地鄉客漸多出市辦貨、尤以淡菜柴魚最爲旺銷、因此價格趾日飛漲、至北江草菇北菇等連日無到、市勢亦呈疏俏、土蝦米墨魚各種海產、因東洋貨無來源、銷路亦不弱、價格亦略能沽爽、海味價目錄下(國產　閩坡章魚一百六十五元、太平紅蝦米一百四十元、園田禾虫干六十元、土魚新蛋卷五十八元、牛庄魚頭骨五百五元、雲南新竹筆一千七百元、與漢川雲耳二百〇四元、招山墨魚七十二元(洋貨)安南正沙蝦一百五十元、暹羅中淡菜五十六元、大五十九、泗水泗匯歪肚四百六十元、荷蘭圓栗肉二十五元、金山白木耳二百二十元(東洋)對州中片尤一百三十元、圓江搖柱二百八十元、大蘇淡一百零八元、錄頭一百一十元、

[illegible]上海南京九江漢口宜昌萬縣重慶成都、第二路、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廈門汕頭廣州、每線一千公里之距離、作爲一[illegible]航線、茲將第一路之飛航區域、表列於後、(表畧)

◎花紗市勢日來仍疏穩

[illegible]是日交易所沽出各紗[illegible]大上落、惟各紗現貨[illegible]紗情況、連日鄉市各[illegible]力不強、舉銷各貨甚[illegible]接踵而來、惟祇擇三[illegible]、但藉行上現貨甚形[illegible]價亦屬一片堅穩之態[illegible]稍旺、花紗市價料[illegible]

◎大帮麵粉運粵轉香港

[illegible]粵海關監督核明麵粉[illegible]一案、以爲提倡國[illegible]與公司商人陳炳崙[illegible]包、擬由滬運轉港銷[illegible]關卡查照放行前來、[illegible]應否照准、自應飭由[illegible]復、再行核奪、除批[illegible]照、會同核明辦理[illegible]、此令、

◎煤炭船工人罷工近況

[illegible]工資關係、雙方各走[illegible]聽調解無效、現工人[illegible]影響於航務、且現值[illegible]局計、在未解決以前[illegible]煤時、得由會領導各[illegible]解決後方可恢復、

◎海港檢疫考查團抵省

[illegible]考查團、爲考查東亞[illegible]前赴東亞各國考查、[illegible]士及其夫人、團員有[illegible]暨隨行秘書黃博士有[illegible]星架坡代表波帝離博士[illegible]中國代表景恩械博士[illegible]衛生局)等十餘人、[illegible]省港夜船來省、至十[illegible]各團員等、即赴市政[illegible]茶會歡迎、林市長[illegible]局長秘書長秘書參事[illegible]團員旋于是日下午乘[illegible]

◎海軍部昨日報告颶風

[illegible]方已發現颶風、十八[illegible]午十一時起至三時、颶[illegible]面各大廳艇紛紛駛入[illegible]船隻均具戒心、刻下[illegible]行貨柴船不下數十艘[illegible]昨午之颶風係由香港[illegible]之海軍氣候報告如下[illegible]千英里、向西北移動[illegible]測是日東南風、有暴[illegible]

◎航空郵寄路線及納費

[illegible]待前發通告第九五七[illegible]、所有特定航空郵件[illegible]信函及明信片、除照[illegible]費外、並照下開每一[illegible]時零之數納航空[illegible]郵刷物品及包裹、除[illegible]各項費外、應按每[illegible]其時零之數、納航空[illegible]綫及飛行次數規定如[illegible]段、業經實行飛航外[illegible]

◎判決私運大帮僞幣案

三水人潘清、與在逃之曾林由韶關携帶僞幣及信函來省、意圖交付於人、以供行使之用、事爲粵漢鐵路車上稽查發覺、將潘清一名扣留、連同僞幣五百五十元並信據二紙、解由粵漢鐵路廣韶段管理局、轉送法院辦理、據潘供認携帶僞幣五百五十元屬實、法院因係當場連同僞幣拿獲、犯屬現行、證據確鑿、至此項僞幣、究係行使後所餘之欵、抑由韶關私運來省、意圖交付於人、仍有審究之必要、雖據潘清供稱曾林約民同帶僞幣九百元另匯二千元往韶行使、訂明有利均分、除買杉用去二千四百元外、餘銀着民帶返、曾林則隨杉排回省等語、惟潘所帶僞幣、實數亦百五十元、核與所供數目已溢出五十元、潘清當庭被詰、乃飾稱曾林另交五十元一併帶回、顯有不實不盡之嫌、且係運僞銀約達數百、殊非易事、既經運到目的、幷已用去二千元之鉅、何至無故再行冒險將數百元復運回省、所供自不近情、況查潘清所帶北合寄南和之信、內容托買金砂紙各物、按省金砂紙沙布等、爲擦銀或擦機器之用品、鋼條亦爲製造僞幣所需用、賣柴商人焉用此物、今潘清代人携帶僞幣、幷非代人運柴、而身上所帶之信則曰付柴、既曰付柴、而又囑買製造僞幣必需之省金紙鋼條等物、則所謂付柴云者、即爲私運僞幣之隱語、實屬昭然若揭、再証以達兄之信、內載付來柴四百把之下、即有(現料經用盡、祈速上料爲要、免左工情)(即阻工程之誤)按柴商付柴信據、不言柴價、而斷斷請收柴者上料、免阻工程、亦屬不倫、其爲僞同彩補助僞造銀幣原料、瞭如觀火、準此觀察、潘清所帶之僞幣、實係由韶關代僞造機關帶交其同黨行使、了無疑義、以潘清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僞幣於人未遂之所爲、處有期徒刑二年又六月、併科罰金九百元、如不完納罰金、准以三圓折算一日易科監禁、裁判確定前羈押日數依法准扣抵、(公)

◎順德設人事登記專員

順德縣政府訓令各區區公所所長云、查關於人事登記一事、前經本府第二八七七號令飭各區遵照辦理在案、現爲時將有二月之久、尚未據各區報繳、殊屬玩忽已極、當此保甲厲行之際、此項人事登記、藉以稽查人口之變動、使奸人無所混跡、此爲保甲之根本辦法、且訓政時期、亦以人事登記考察人民生活變動狀況爲施政之標準、各區鄉對於辦理人事登記、應即認眞辦理、方能以收實效、茲定由各區鄉公所各設人事登記委員一人、專司辦理登記人事事宜、薪水由各區鄉按照當地經費狀況酌擬、月薪若干、限七月底由各區鄉公所將該委員選定、並酌定月薪若干、由區公所造表彙報本府備案、嗣後關于人事登記之一切事務、統歸各該委員辦理、按月具報、惟所有出入文件、仍歸各該區鄉所長負責、以一事權、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該所長即便遵照、並轉飭所屬各鄉一體遵照辦理、事關要政、勿得違延、仍將遵辦情形呈報查核、切切此令、

◎酒樓行請願撤銷聯單

本市酒樓行反對筵席捐公司聯單號碼一案、迭經向各當道奔走呼籲、未獲撤銷、十七下午四時、該行頤怡堂再派代表黃友三等六人前往財政廳作最後之請願、范廳長派代第三科長何志權接見、各代表將新商德安公司勒迫壇報聯單號碼之確實辦行情形、詳爲陳述、畧謂酒樓行代捐公司抽收筵席捐、係一種義務性質、幷非例定、平時代收手續、既屬繁瑣、而本行能忍耐代辦、不過以政府稅收爲重、今該德安公司復以聯單號碼迫令填報、實屬苛細之極、而我輩商人日中事務已繁、加以此種苛擾、實力所不逮、更恐流弊叢生、基上理由、勢難遵辦、如該捐公司不問事實、一意孤行、本行惟有持消極主義、停止代抽、另行由該公司自行辦理、後提出意見三點、要求政府予以維持(一)如政府體恤商艱、請即令飭捐公司撤銷聯單號碼、仍照舊章辦理、以免紛爭而維商業(二)倘捐公司強迫實行時、全行決定停代收捐、應由捐公司派員接辦理(三)本行停代抽捐、係卸去一種義務責任、實爲法律所許、但聞捐公司方面覺置公理于不顧、強制壓迫商人代收、否則拿人嚴辦、此種手段、如果非虛、誠直野蠻政策、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不宜有此污點、貽害商人、應請政府注意、予商人以保護、以符政府與人民合作之本旨云、各代表陳述意見畢、何代科

[illegible]辦、[illegible]行之[illegible]所不容、幸勿[illegible]情形向范廳長[illegible]解決等語、各代表始行退出、現該行擬定日間再向省政府請願、要求陳主席予以維持云、

◎九江按押行商大聯合

九江按押店約共三十間、向乏團結、故行中無論大小事務、辦理既欠週詳、尤無一致步驟、日前某某數押店因發起召集全市同業會商補救方法、經議[illegible]章程條例、各押店昨復假座萬善堂開全體會議、議決[illegible]一書記專司行中一切文牘、幷定嗣後各押店沽出斷[illegible]、每百元加收買客佣銀二毫、以作行中辦事欵項、倘有盈餘、撥作行中公積金、以垂久遠、

◎南番兩縣協同剿土匪

南海縣長余心一、以各屬土匪業經次第肅清、但縣屬地方係與番禺地界毗連、剿辦土匪、時虞彼拿此竄、未收速效、現爲清除匪患計、特與番禺縣長協商辦法、嗣後如某處有土匪發現、由兩縣派兵協剿、以維地方、

◎警察搜獲住戶內僞幣

十七夜十時許、有一人向陳塘分局站在橋東西之段警周深萍報告、和隆里九號黃姓係私運僞幣機關、如立即前往搜查、必有所獲、該警據報、以和隆里非屬己段、遂過段導該段警察羅耀元同返分局報告一分局長林卓衡即派局員李樟陳劍夫帶同長警前往搜查、在該屋內搜獲僞幣四百九十六元二角、是時主謀人黃江夫婦適外出、祇有到探黃妻之鄉婦三人、員警遂向三鄉婦盤詰、均諉帶支離、恐其與此案有關、乃將三婦連同僞幣帶返分局訊辦、據一稱何曾氏、五十歲花縣人、氏等本日由鄉來省尋工、因在街上與素識之阿齊相遇(即黃江之妻)遂往探伊、并留氏等在伊家住宿、晚膳後伊叫氏等往遊街、及至遊罷回來、不見阿齊所在、亦未見過伊夫之面、實不知其幹此事業、對於此案確不知情、一稱王張氏、四十九歲、花縣人、是日與伯婆等來省、在街上與表姊妹阿齊相遇、叫氏等往伊處住宿、入夜後表姊妹外出、祇我等在坐、適發生此事、氏等今日始來省、亦不識人、對於此事確不知情、一稱王黃氏、卅二歲花縣人、今日隨叔婆來省、伊等邀氏共同入去住宿、氏故跟同入去、至其內中情形、一概不知等語、局員訊後、以三鄉婦所供恐有不實不盡、事關私運僞幣、情節重大、未便輕釋、即將鄉婦三人連同僞幣解局研訊、(𤄙)

◎女生在天台跌斃餘聞

日前報載女子伍某、在長堤先施公司天台墜下斃命事、茲續查死者扛往中法醫院時、由其姑姐伍文媛醫師救治不及、與世長辭後、其父伍蕃痛哭覺日、連日派員往北郊經營女士墓地、查女士原名端懿、年甫雙十、肄業本市眞光學校、平時品學優良、事父母以孝聞、每事皆仰體親心、秉性沉默端莊、絕無時下女學生習氣、故父母愛之逾恒、平昔家庭樂敍天倫、乃父時委婉吐露男女婚嫁、取自由主義、方無遺憾意思、蓋使女得及時準備、不致抱憾也、顧女則始終怛然、生平亦絕鮮知交男友、惟未死前數日、精神悒悒、稍減愉快、既死亦絕無片言半字述及所以求死原委、則外傳疑爲自殺、似屬不類、親友紛紛揣測、多以爲女士或因精神恍忽、失足墜樓于偶然、惟乃父哀痛之懷、卒未稍殺、自爲輓聯云(四十年經歷百數刼、心血絞乾、半世精神全付汝)(剎那間造成千古恨、遺骸在抱、此生缺憾告何人)其姑母伍文媛亦有輓聯云(學業未竟全功、期望已成絕影)(結果如斯慘痛、此恨綿綿難忘)

◎旅店服毒之女子漸愈

中國旅店女件客伍景雲服安眠藥自殺、詳情業見本報、頃查伍氏扛往市立醫院療治、由值日醫生洗其腸胃、經嘔吐一頓、漸有起色、隨即在第十一號大房留醫、至十六日精神已漸復原、是日其未婚夫謝紹衣偕同其庶母到來探親、伍氏一見未婚夫至、羞形于色、擁抱接吻、欵欵情深、旁若無人、見者咸爲匿笑、直至夜候七時仍留連不去、至十七日已遷往第四號房留醫、

◎藉女詐財處徒刑四月

順德人何蘇氏、與夏吳氏介紹、將女彩森送與南關增沙十二號三樓陳滁亞爲育女、收得銀一百二十元、詎何蘇氏預約彩森私逃、帶彩森返蘇屋、被陳滁亞查悉、遂將何蘇氏及夏吳氏扭赴永漢分局、轉解法院辦理、訊據何蘇氏堅不認有帶同彩森逃[illegible]成串、而彩森之[illegible]日、果非預設串通詐財[illegible]何蘇氏在公安局[illegible]彩森蹤迹、其爲[illegible]一口、雖身充介紹[illegible]陳滁亞曾着其如何[illegible]由夏吳氏帶同何蘇氏到陳滁亞家內、准此觀察、足見夏吳氏顯無串詐行爲、否則於彩森逃後、陳滁亞查詢之前、自必一同逃匿、事後亦必無帶同何蘇氏到陳滁亞家、致貽伊戚之理、除夏吳氏一口會無犯罪嫌疑、諭知無罪外、以何蘇氏詐財之所爲、處有期徒刑四月、裁判確定前羈押日數、准依法扣抵、附帶民事訴訟部分、判令何蘇氏應將原贓毫銀一百二十元、交還陳滁亞收領、(公)

◎◎播音台今日播音秩序

廣州特別市無線電播音台、十九日播音秩序、正午十二時開始播音、時刻報告、奏黨歌、十二時(十二時十七分)早市金銀行情報告、時事報告、十二時三十分中樂(十二時三十分本市氣象報告)一龐順堯唱鴛侶分飛、二肖麗章唱凡鳥恨屠龍、三黃小鳳周少英合唱雨打梨花、四靚榮唱原來我誤卿、五陳非儂譝少鳳合唱戀愛與戰爭、六雲妃唱唐天佐自嘆、七燕紅翠姬合唱情恨鴛鴦、八西樂、二時休息、下午七時開始播音、七時三分天氣報告、午市行情報告、時事報告、七時二十分中樂、一梁以忠唱痴郎恨、二李海泉黃玉麟合唱狗吻王頭爭妻、三翠姬唱畫樓春怨、四梁逸民唱風流淚、五妙生唱借東風、六崔亦香唱關虎渡姜公之黃妃遊御園、均由本台音樂團拍和、肖麗章白駒榮合唱再生緣、八羅家權唱悶葫蘆之診脈、九西樂、十時停止、

◎◎十八日米石金融行情

十八日本市金融行情如下(米石)上白齊眉每元七斤、宜粘八斤、米碌九斤、米碎十斤四兩(金融)早市中紙出八二・入八一、港紙出三二、入三一七、午市中紙出八二、入八一、港紙出三二一、入三一八、晚市中紙出八一五、入八〇五、港紙出三二二、入三一七(小)

◎◎風雨中之沉沒船艇

邇來天氣陡變、風雨不時、十六午、有北江石船來省、駛至炭步下河面、被風浪擊沉、又同日下午、東圃附近河面、覆沙艇一艘、溺斃一小孩、又下午四時、有一火輪尾拖觸舨、駛至白鵝潭繫艇之繩、爲風吹斷、觸舨逐沉、又十七下午八時滂沱大雨、歷點餘鐘、一般低窪之地、多淹浸至數寸、是夕業夜市之商店、均冷淡不堪、(沂)

◎◎大浪石海面颶風覆船

十五日、惠州淡水墟安昌隆魚船、用新逢源火輪拖帶往港、是夕駛至大浪石海面、適風狂雨暴、波濤洶湧、衝斷拖纜、該船即沉沒、拖輪派伴施救、祇救回十一人、聞有一人葬身魚腹中、(沂)

◎◎蠶絲局加緊訓練女工

改良蠶絲局近因順德大良某絲廠採用單撚式新法繅絲、特派技術嫻熟之女工二十餘人前往該廠指導職工工作、刻因局內女工不敷分配、特從鄉間招至女工二十八人、到局加緊訓練、以便隨時調往順德南海各地絲廠助其改良、

◎◎博羅演戲酬神發生火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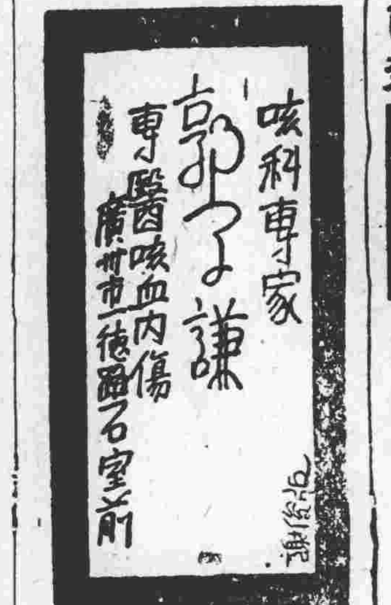
博羅石坑村、昨因慶祝神誕、高搭戲棚、演唱頗昇平班、是夕五鼓時候、樂記魚生粥煲粥不慎、致兆焚如、一時火光燭天、幸與戲棚距離頗遠、故未燃及、惟觀劇之男女則嚇至魂不附體、爭相下棚逃避、因而跌傷壓傷者數十人、婦孺尤爲狼狽、後卒燒去賣物棚廠八九座、幷燒傷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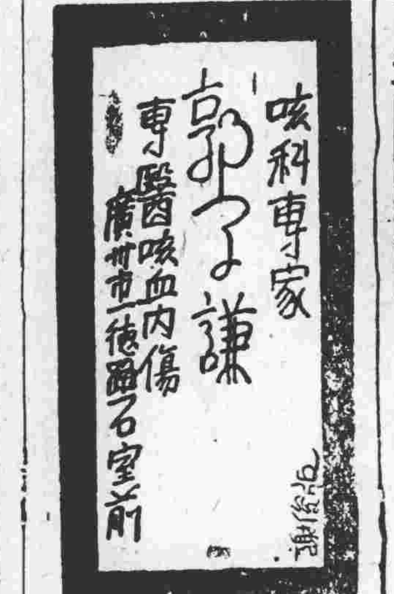
◎◎黃家巷塌牆壓傷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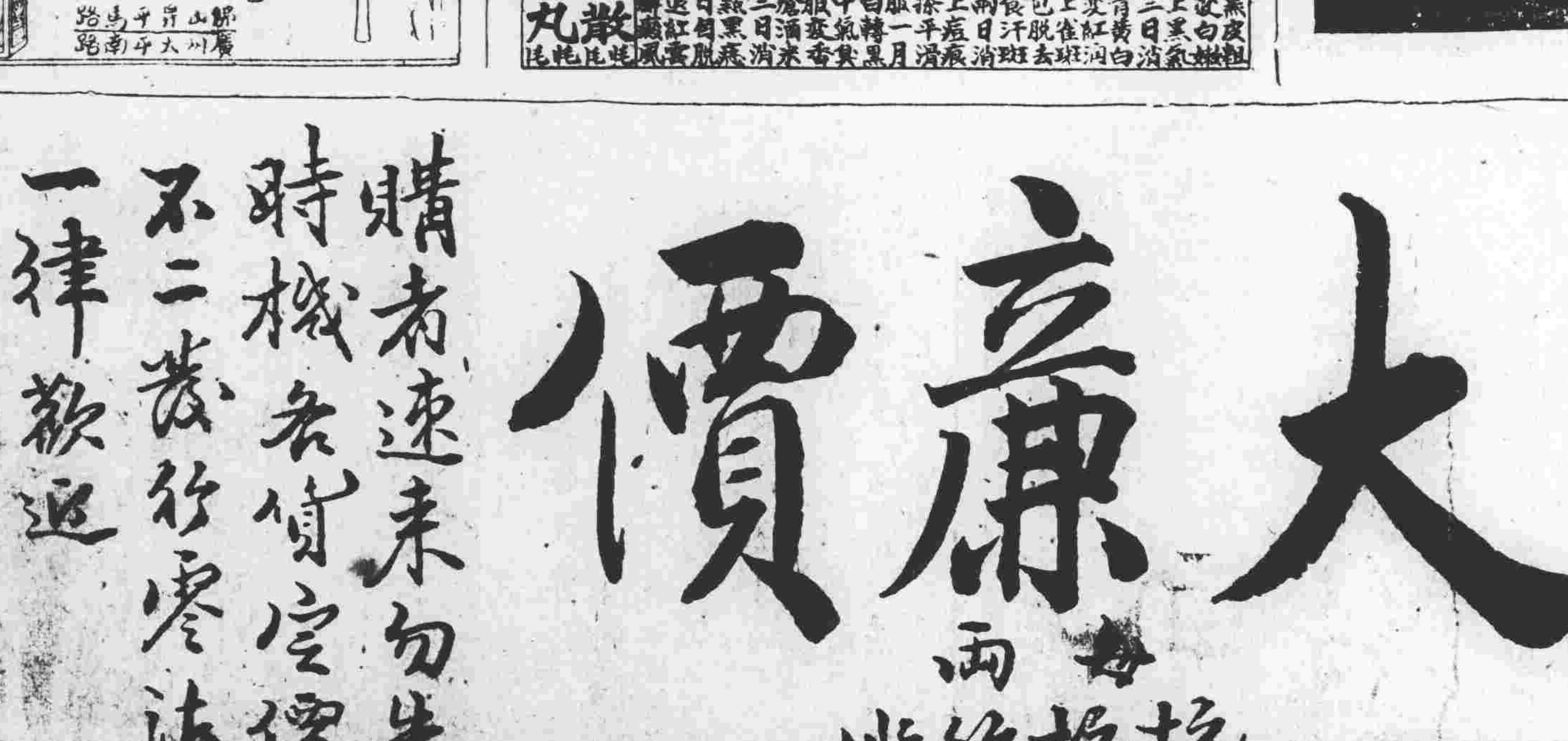
十七晚十二時許、倉邊路黃家巷第四號與第六號相連之磚牆、忽爾倒塌、牆磚向右壁四號屋壓去、該屋內各人正入睡鄉、逃避不及、爲椽瓦壓傷六人、由消防隊挖出後、即電知紅十字會到場施救、幸各人受傷非重、十八日該管分局傳傷者到局問話、據一名蘇坤年廿六歲順德人、一名劉年卅八歲番禺人、一名曾進福四十五歲番禺人、均業小販、合資租該屋居住、共損失財物約值百餘元、請求責令業主賠償等語、其餘受傷三人、未有到局報案、姓名無從知悉、該分局旋備文呈報公安局察核、

◎◎深夜叉蔴雀拘案罰辦

十七夜二時許、第六甫廿七號鄧宅主人約數友在家看竹、段警以其已過規定時間、尚不收鴿、有違禁律、即將在場人鄧亥森吳耀波陳子林黃南等四人拘返長壽分局、四人均直認深夜叉蔴、局員判令每人罰金五元、(𤄙)







[illegible]十八下午三時、大市[illegible]肉店[illegible]、將肉[illegible]入路、對警上前干涉、夥伴不服、警遂將其拘返惠福分局訊辦、又同日上午十時許、有婦人挨來一担在惠福馬路行人路旁擺賣、警察上前干涉、婦反將警辱罵、故即將其拘返分局懲戒、(德)

◎◎九江店伴擊散刦匪

十七上午八時許、九江某醬料店伴關某等四五人、前往璜璣、各伴均懷左輪駁殼等槍自衛、詎至中途桑基、突有悍匪數人由桑林中奔出、希圖截刦、關等即拔槍向匪轟擊、匪知彼輩有備、乃且戰且走、中有兩匪受傷、甚爲狼狽、(沂)

◎◎所長夫人被誘賣作妓

▲故劍尋回忽送官

開平赤坎公安分局長昨復駐台山之六十三師東西江南路募兵委員處第二分所伍所長函云、逕復者、現准貴所函開、逕啓者、現敝所有荊室冼梅生、年方約二十歲左右、肇慶人、面黃白、稍尖、身材不高不矮、裝束妖冶、嗜好騎馬、及踏脚單車、頑耍異常、隨敝所長稅居台山城東南大旅店、向安無異、遽於六月廿八日伴稱歸寧省垣探親、至今旬日、仍未見其回台、現查冼氏被奸徒誘拐賣落貴埠長安寨當妓、易名雙鳳、以營醜業、聞之不勝駭異、爲此用特函請貴局長查照、希即查明冼氏是否用雙鳳名字在長安寨當娼、准即將冼氏拘留回局、通知敝所長前赴具領團聚、仍候卓奪示復爲荷、等由准此、查冼梅生氏業於昨日由恩返赤坎、當即派警帶回敝局、爲此相應函達貴所長查照、希即前來具領團聚、是荷、此致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六十三師東西江南路募兵委員處第二所所長伍、查伍所長接函後、復以冼氏非常頑、每日食生菓亦要一元餘、揮霍異常、又不受拘束、故昨再函該局、請即將其移解台山縣監禁、以示懲儆、聞開平縣已於十五日中車將冼氏提解到縣、

◎◎婢女心急請解除婚約

▲爲問佳期未有期

西關三連直街四十六號林宅婢女阿合、年華雙十、貌亦中姿、朝夕出外買物、且時到明記雜貨店購醬料、該店夥伴周耀桐、每當阿合到時、輒與之傾談、因而兩情投洽、旋由周遣媒往林宅說合、經已雙方訂妥、即交定銀四十元、此去年二月事也、惟當時原訂三兩月間便迎娶、但至今尚未實行、宅主林文以周既與阿合訂婚、至今年餘、尚未舉行婚禮、屢次着人到催、亦無切實答覆、林遂於十八日十二時許、親自與周交涉、以致發生爭執、段警上前排解無效、帶返逢源分局辦理、據原告稱林文、廿六歲南海人、供同前情、並謂因周無實在婚期、故不願將阿合許配與他、所收過之定金、亦願交還等語、婢稱劉合、二十歲南海人、昨年由媒與周訂婚後、經已年餘、尚未迎娶、氏今不能久候、請將婚約解除等語、媒稱鍾盧氏、三十歲、花縣人、劉合與周之婚約、本由氏介紹、今他等發生爭端、故偕同來局証明、又據被告周耀桐稱、廿四歲順德人、當時原定去年四月間迎娶、恰遇祖母身故、用去金錢不少、故民父母着民不可心急、現改期要明年十月間方能迎娶云、局員以此婚事爭執、調處無效、即將一干人解局辦理、(權)

◎◎再醮婦私逃懷孕之爭執

▲是嬴是呂未分明

十八十二時許、有一中年婦帶同公安局諜查員陳某到荷溪三約東一巷二號、知會段警入屋將宅內婦人拘回荷溪分居訊辦、據原告婦人稱梁尹氏、現帶案之婦人係氏夫梁兆初之妾、三月間憑媒娶歸、至五月中旬即私逃、今查得其着落、故帶同諜查員拘拿帶案、據被告稱許氏、三十二歲、南海人、氏自入梁宅後、時受丈夫虐待、故不堪其苦、逼得逃出、現再醮唐苏爲妻、身價七十元、且氏今已懷孕、誓死不返梁宅等語、惟尹氏指許氏之胎係伊夫梁兆初者、雙方因此爭辯甚烈、局員遂將一干人等解局辦理、

◎◎倒糞婦勒索利是之可惡

▲蓄謀報復應懲戒

十八上午六時、同義新街第九號住戶內忽起一片喧閙聲、旋見該戶婦人呼警扭同一倒糞婦到惠福分局論理、據原告稱鍾伍氏、緣日前被現扣案之倒糞婦勒索利是一元、氏祗交銀六角、自後十餘日不來倒糞、至今早始到、頃又故意將糞傾瀉廳中、滿屋臭氣、故將其扭案、請求訊辦、質之倒糞婦稱謝陳氏、五十四年、高要人、住象牙北廿二號、祗認誤將糞傾瀉、不認勒索情事、分局訊

◎◎多妻家庭頻起爭端

▲有女尙惡妾如此

佛山太原坊鄺某、大腹賈也、妻妾多人、家庭吵閙、因之時有所聞、但鄺以難爲左右袒、雖鬧至聲達戶外、仍作充耳不聞、十五下午三時、二妾陳氏因出街購物、將其女阿珍着四妾梁氏看守、詎阿珍因戲弄失足墜地呱呱而啼、適陳氏返家睹狀、遂將梁氏大罵、梁氏反唇相稽、遂鬧成一片、陳氏老羞成怒、持鞭向梁氏撻去、梁氏大呼救命、後由崗警將兩婦人帶區訊究、卒由家姑鄺氏覓章具保了事(殿)

◎◎婢女因婚事不諧病死

▲肥婆見金不見人

惠愛路洪氏婦、混名肥婆三姑、有婢名新妹、貌僅中姿、現年十九歲、時嘆嫁杳無期、但肥婆三姑覷財如命、見新妹有幾分姿色、高抬身價、每有人議婚、索價六百元、以故無人過問、婢以主人阻誤婚期、終日鬱鬱不樂、旬日前有一中年男子到屋議婚、已還價五百、婢亦滿意、惟洪氏仍堅執前議、分毫不減、好事遂成泡影、婢大爲懊惱、暗自傷悲、近日不知如何感觸、竟病染單思、纏綿床蓆、三姑延醫調理、無如心病還須心藥醫、卒無效果、後送至醫院、病勢日增、已無挽救、翌日即斃命、

◎◎駝背人贖膠靴之糾紛

▲雷公轟開大荷包

佛山有黎駝者、前曾以長柄膠靴一對、到快子街某小押質銀二元、昨日持票往贖、詎該押交以膠鞋、黎駝不允、與之理論、謂其欺騙、司櫃嗇而弗恤、互相吵閙、卒無結果、後黎駝悻悻然而去、旋糾同赳赳者數人到該押、時司櫃見來勢洶湧、知非好意、即開門請赳赳者入內、謂因店伴不愼、悞將原物贖與別人、今願賠償了事、赳赳者亦不爲已甚、後卒補回數十元、事始寢息、(良)

馮明聲伏法後之撮影

行刺呂主席之兇手馮明聲、總部軍法處已於十七日下午將其提出槍決、已紀昨報、上圖即馮明聲伏法後之撮影

◎◎一枚銅仙幾釀性命

▲果然財與命相連

十七下午五時許、聚龍里九號車伕館、有兩車伕工畢歸來、即將是日所得車費兩人均分、因多一銅仙、爲甲車伕所竊取、乙不服、謂其欺騙、發生口角、繼而動武、各持竹杆木棍爲武器、打得落花流水、後愈弄愈兇、各取刀斧亂斫、異常劇烈、旁人恐釀出命案、呼警到場制止、兩人仍不允罷手、卒由崗警召侶將兩人執住、帶回分局訊辦、一供李勝、十八歲南海人、一稱張漢明、廿歲番禺人、兩人猶互相指控、不肯吃虧一仙、局以彼兩人因此小事、不應動武、斥責一番、揮之使去、

◎◎神經病婦潛臥空屋中

▲嚇煞婦人高呼賊

十八下午三時許、德宣西路十三號、忽有婦人喊賊聲、崗警馳至、始知該號地下爲卿雲紘索店、近日經已遷去、祗餘樓上之車衣少婦某氏居住、不料是時忽有身穿黑紗衫褲年約四十餘歲之神經婦人潛入屋內地下睡於地中、迨少婦因事下樓、見有人在屋、疑爲盜匪、乃高聲喊賊、迨同警到塲、神經婦猶堅臥地下不起、警察見其舉動、知係患神經病者、即將其驅逐、婦仍坐於門外不允行、警再次將其驅逐、婦始向東而去、(德)

◎◎匪徒糾黨摸竊之敗露

▲竟有婦人來幫手

惠州人鄧壬娣、卅八歲、販柴爲業、昨由惠運到柴薪一幫售與小東門三角市長興柴店、計值一百

◎◎嫖客在寨廳小便怪劇

▲娼寮臭過屎坑多

十七夜十一時許、有夏某到顯耀里洲勝堂喚妓薦枕、適遇便急、欲出街外小解、因一時急不及待、遂在該寨神廳隨意亂射、斯時寮口嫂及妓婦覩狀、嘩衰之聲不絕于耳、羣向夏詈罵、因爲沒警所聞、即將其帶返分局罰辦、據稱夏敬、二十歲龍門人、住鴻昌大街、直認因一時便急、在妓寨神廳小便、自知不合、請求寬辦、局員判處違警罰金一元、而夏囊中祇得八角、乃平其責備一番釋去、(磊)

◎◎手車伕不愼跌倒胖婦

▲大小葫蘆隨地滾

十七下午七時許、有一胖婦身穿白衫黑裙、偕同十餘齡之女童由廣衛路華寧里而出、呼乘手車、當時適大雨滂沱、不料該手車至中央公園橫門轉灣時、因壓力過重、車伕一時把持不住、遽然傾倒於路、胖婦及女孩同時由車內跌出、衣服盡被坭濘所污、遂將車伕大罵、卒由車伕盡力扶起、繼續乘之向維新路而去、

◎◎好艷福一矢貫雙鵰

▲大姨夫兼作小姨夫

河南客家井香某、人頗誠實、現年雙十、其母王氏本富室之女、擇媳過苛、雖托媒四處物色、終未合意、直至今春始由媒陵氏說合南關朱某之長女、當時經與王氏相見、認爲稱意、乃定于十七日成親、當時親朋畢集、賀客盈庭、忽覩新娘滿面梅花、形同蜂房、親友大嘩、王氏聞訊出覩、果是一個豆皮女、不禁憤氣大罵、謂朱家有意頂包、要與之交涉、圍觀者門爲之塞、惟香某力勸其母、謂事既如此、人各有樣、余願意愛之、切勿爭閙、以致涉訟、惟王氏大不謂然、即派人往朱家理論、現朱家以香某已娶其大女、并擬將次女一併嫁香、因其大女貌醜、次女貌美、欲使其大女得有落着、王氏聞訊後、亦稍退讓、果成事實、聞者咸謂香某艷福不淺、

◎◎芙蓉仙子演一齣武劇

▲大南樓上起干戈

南關榮利新街十五號陳少葵、十七下午四時許、到海傍街大南樓談話室吸烟、不知如何、與夥伴鄧雄發生糾紛、陳將滾茶向鄧腦部潑去、適鄧之叔亦在該室傭工、見狀大抱不平、上前向陳質問、二人又復爭執、初而口角、繼竟三人打作一團、各以烟槍瓦枕爲武器、打得落花流水、後陳不敵、被毆傷頭手等部、血流遍體、仍復各不同相讓、烟老板恐其愈弄愈兇、遂喊警將該三人帶返分局訊辦、據陳少葵稱、卅一歲南海人、屢次到該室吸烟、均被鄧雄諸多護罵、故畧加詰責、伊竟協同其叔將民毆傷、請求究辦、質諸鄧標稱、四十四歲番禺人、伊到室吸烟、時諸般苛擾、頃又將民姪亞雄用滾茶泡傷胸部、是以上前勸解、不料彼手執烟槍迎頭擊去、故還手毆他、又訊鄧雄稱、十六歲、供如上言、該局訊畢、隨將陳送市立醫院驗傷敷藥後、申飭一番遣去、(修)

◎◎傭婦夢中被擊奇聞

▲輾轉墮地幻爲眞

順德桂州人胡某、向在機關當職、近因避盜挈其妻來省、稅居河南白鶴州大街四十四號厚福收買店三樓、但胡所居之屋、素有鬼屋之稱、其女傭亞十、十七晚在房熟睡時、忽見有面目猙獰之男子二人、將其足各執一隻、牽落地上、并持斧頭一柄將其頭部擊去、卜卜有聲、連擊數十下始去、翌早亞十覩其頭顱、被擊傷者有十處云、惟世間安有如是猛鬼、不過亞十聞人言此屋有鬼、縈於夢寐、故現幻此覺耳、(冷)

瑣聞彙誌

▲十七夜十一時許、娛樂捐公司稽查會警往西關長壽西十七號新記烟仔攤後之偏舖內、執去雀牌兩副、并將設局人帶返分局解辦、

▲大新街各店月生意之最大者、厥爲玉器店、次

[illegible]

▲逢源分局現爲利便[illegible]居民[illegible]、特設臨時收捐所二[illegible]、六榕寺[illegible]會第二次展覽[illegible]

▲明日星期、[illegible]倒垂竹、諸日如意竹、偉南田晴竹、萬殿鄺鳳竹、趙之琛鈎勒竹、李果吉墨竹、瞿子冶風竹、溫遂之芸甫朱竹、李秉綬小竹、李佩之飛白竹、李鳳竹、熊笛江露竹、盆竹由岑博泉借出方竹數盆陳列、

▲海珠戲院演嶺南明星大集會(日)楚漢爭(夜)漢宮環、續演醋海藍橋、即晚通宵、

▲西堤大新天台游樂塲、京劇塲(日)探寒窰、百凉樓(夜)丁山打雁、虹霓關、粵劇塲(日)愁情淚(夜)李鳳妃、電影塲、和平之神、

▲惠愛大新天台游樂塲、京戲塲(日、鍘美案、醋海翻波、李鳳姐、城前認子(夜)天下第一橋、粵戲塲(日)痴心兒女(夜)姑緣嫂刼上卷、影畫塲雄媳婦上集、

▲先施天台游樂塲(日)路上夫妻上卷、夜 有情太子無情棒、電映塲罪惡之街、

說部

掌故小說 那拉后 (有徵)(十)

科爾沁酋長塞桑貝勒。既有女長成。艷名噪於遐邇。以是早動葉赫部酋長世子覬覦之念。葉赫部酋長納林布祿。爲老酋長陽努吉之子。此時陽努吉已死。納林布祿繼長葉赫部。與滿淸太祖努爾哈赤之次后那拉氏。爲兄弟行。而皇太極之母舅也。納林布祿之世子德爾格勒。厥爲那拉后之內姪。與皇太極爲中表兄弟行。德爾格勒夙聞科爾沁部酋長之公主大玉兒。天生麗質。特遣使前往求婚。塞桑貝勒。以葉赫部兵力。較己部爲強。自然不敢拒婚。致開罪鄰邦。發生邊釁。故遂允其請。德爾格勒。本爲急色兒。平日對於大玉兒渴念已久。一經訂婚。即剋期迎娶。催促科爾沁酋長送女來嬪。塞桑貝勒。正備辦奩儀。遣女遠嫁之際。而滿洲方面求婚之使剛林忽踵至。塞桑貝勒。陡遇此難題。遂徬徨無措。既而集部內各大臣親貴商議。或以爲滿洲勢力較葉赫爲強。倘不允許婚。恐攖努爾哈赤之怒。應取銷葉赫婚約。以大玉兒改字滿淸方面皇太極爲是。而塞桑貝勒。深思熟慮。以爲許婚葉赫在前。毀約悔婚。於理不順。而滿洲與葉赫爲親戚之國。滿洲求婚之使。既爾來遲。爲葉赫捷足先得。當能荷努爾哈赤之諒解。俾滿洲正有事於明。未必還因此小嫌。興兵問罪。至葉赫方面正在準備迎親。若突然毀約改婚。其曲在己。一旦葉赫方面老羞成怒。則興師伐罪。振振有辭。故卒決定婉辭謝却剛林。草草將大玉兒送葉赫成婚。俾米既成炊。使滿淸方面。無從再來囉唣。(未完)

淸代稗史 乾皇明昏錄 (李健兒)(七一七)

程大眼聞師言。一面就坐於其師之側。赤鼻老人顧視小猴言曰。孺子具此猴兒何爲。程大眼正容言曰。方吾窮乏之時。賴此小猴兒以爲生。此小猴兒蓋助我行乞。吾乃不至餓死。是吾與小猴子不能離也。赤鼻老人曰。以猴行乞者。吾數數見之。詎足爲奇。程大眼曰。不獨此也。小猴兒嘗救吾命。玆事言之甚長。他日當爲吾師言之。此時已畢。不如行休。梅赤鼻欠伸起立曰。行休。於是三人同行。程大眼並爲二長者負行裝。三人已出門。行百十步。梅赤鼻回首望故居。見有人馬一簇。停於門外。急指示二人曰。汝曹視之。此時乃有人過我。程大眼曰。至者似爲貴人。大麻子言曰。梅君。毋絮絮作兒女語。彼此假裝曰。誰也。梅赤鼻曰。詣我者有誰。是必爲內監蘇九福。程大眼曰。是人耶。彼昨夜欲阻止我行。大麻子曰。歸見其人乎。梅赤鼻曰。否。彼人之來。無關緊要。第傳宮中之微旨而已。吾輩且急行以避之。語次。盡此通衢。轉入小路。程大眼曰。師等今玆何趣。大麻子曰。西赴晉耶。東出榆關耶。梅赤鼻曰。丁君胡竟忘却昨日之言。今吾輩先赴遼東也。大麻子曰然。我幾忘之。梅赤鼻曰。今玆出關。天氣適合。如在冬候。寒冰未解。顚崎嶇難行也。大麻子曰。吾此次爲第三次出關。但前此兩次出關。未嘗一履滿洲皇帝之發祥地。今當一履長白山。觀看其間風景。有無異處。梅赤鼻曰。吾曹在途次逗留者。六月徂暑時候。當可至長白山。今日屬登程之第一日。行矣行矣。(未完)

社會神怪 狐巫秘記 (繼禹)(弍五四)

嫗欲即夕舁甕出葬。則無有疑及謀殺滅屍之事。阿牛曰。深夜舁甕出外。恐啓人疑。且甕巨而重。非我一人可能舉。奈何。嫗曰。若賴他人力而後能舁葬於郊外。則吾謀敗矣。阿牛感然有憂色。蹙額曰。然則何以處之。嫗曰。既以甕重不能獨舉。則載以木箱。能舉之乎。阿牛曰。姑試之。即不能舉。亦遠勝於甕。以其易舉。而不令人注目也。嫗自室中取一破箱出。阿牛不可。謂破箱不足以載屍。嫗曰。不破者僅一而已。今用之於此。則此後將無以貯衣矣。阿牛怒曰。明日取得遺資。則吾家富矣。尙計及此破箱果何爲者。嫗乃將箱出。與阿牛共運碎屍於箱中。血漬淋漓。不忍久視。嫗雖爲利所迷。然以一生人轉瞬之間。遂以至此。不無惻忍之心。僅移屍一段。喉中即格格作嘔。阿牛叱之曰。汝眞不足有爲。舉手揮之使退。其手血漬未乾。點點殷紅。濺於嫗衣上。嫗猶不覺。未幾。阿牛已將屍完全收載於箱中。試舉而自加於膊上。則箱際猶有血水下流。阿牛大恨。乃以破衣敗絮。置箱側。吸之。惟屍因肢解之後。皮肉臟腑。將次腐化。血水惡液自多流出。阿牛恐愈久而惡液愈多。穢聞鄉里。則事必敗。於是復啓屍箱。堆滿破衣敗絮於其中。使之飽吸屍水。免流於外。既畢。遂坐以待旦。嫗與之默然對坐。心如芒刺。跼促殊不自安。蓋初次殺人。天良猶未盡泯也。(未完)

花魁家世 (笑棠室主)(四十)

此等牌套。普通多用粗布爲之。潘爲示富豪特別起見。竟以黃藍兩色素緞爲牌套。其字應作紅色者用紅絲繡成。應用白色者且用洋金繡。繡成鮮美奪目。縱情侈靡者見之。咸爲嘖嘖稱道。以爲得未曾有。潘本酒色之徒。故其居母喪也。所營齋醮。專僱妙尼。其僱尼也。指名點取。如狎客之出票徵花然。潘寓西關。時城東某庵有比丘尼阿德者。艷著一時。潘即羅而致之。顧德傳以東西相距甚遙。且夕來往不便。其時且有街閘城門之隔。入夜後便路不通行。若於散花後始去。則有行不得之感。雖爾時城禁雖嚴。若能給以小費。未嘗不可即開。然獨南門及各新城可開耳。若東西兩城。則一閉必俟天明始啓。故德傳之返菴。須繞道而行。爲程倍遠。而各街閘夫。又多爲無賴子。在尋常人呼閘。則給以數枚銅幣。即便應聲而開。獨對於僧尼。實爲此輩所大忌。以其禿顱也。於義爲不祥。偶於途中遇之。恒大呼大吉利市。其悍者或且以手撫其禿顱。自愛者亦多避面而唾。粵俗迷信者。每見不欲見之事。輒側面以避。唾沫於地。蓋時固甚普通。隨街可見。至近代文明進步。始行減少。然一般積世老婆婆。於道上見有棺柩或病人舁過。尙不期然而自唾一口。低呼一句利市。其唾也。非如古人之怒極不願而唾。不過唾涎一口。所以表示此凶惡之事。隨唾而去。弗復沾惹而已。(未完)

盜窟英雌 (太璞)(七五)

盜匪之火併。其事固數見不鮮。猶之軍閥。彼此勢力畧相等。而權利或有衝突。雖前此互相尊重。甚至結爲姻婭。認爲弟昆。亦反眼若不相識。至以干戈相見。則盜匪之互攻。亦不足怪矣。劇盜雞公昭。竄穴於西北交匯之處。聚黨數千人。雞公昭關姓。族大丁多。老稚合計。數逾萬人。平日魚肉鄉里。後此有師長關姓者。爲彼鄉人。對於宗族。愛護至深。軍中位置族人至多。排連諸長。在十人以上。至於衛兵及參謀等。亦多屬族人。士兵尤不可勝數。軍中器械。凡有餘羨。輒致之鄉中。謂將以助鄉族防盜用。實則藉寇兵而齎盜糧耳。無何。師長關某。以暴疾死。軍中關姓者大疑。以爲此必有秘密在。或者爲人謀殺。亦未可知。乃相與會商。結果咸挾械而去。一師之衆。去者逾半。有砲兵一團。挾械去者三之二。巨砲失去凡七八尊也。兵士之逃。有謂假某姓之鄉而止。於是關姓中人。作添此生力軍。及汽輪。及某某諸鄉渡。載以行。其去也。直抵關犀利之砲械。聲勢益壯。此不僅潢地盜弄而已。勢且駸駸爲一方勁旅。睥睨官軍。不復置之腦中也。盜黨自由加入。毫無訓練。祇恃胆畧。爲兇暴之攻掠而止。今加入者。都曾受訓練之師。其勢至猛。於是推舉曾作參謀之關昭爲首領。關昭少年時。以好色故。諡之曰雞公。遂成綽號。其人多智計。前此師長關某。倚之如左右手。比入夥爲盜。計奪汽輪凡二艘。遂易其色。使成黑輪。資以調遣。其勢益張。(未完)

畫裏奇緣 (竹溪釣叟)(十六)

雪英不欲令婢久候。遂即步入閨中。秋香候候小姐登牀。始行歸寢。詎雪英有懷不寐。輾轉伏枕。魚目猶醒。欲將隱衷。向母陳訴。又覺羞人嗒嗒。顏厚忸怩。若仍不言。慈幃安知儂之心事。翻來覆去。不能成眠。轉念母氏愛儂最深。何妨向之直白。慚而不吐。豈不貽誤終身。再三思量。主意已定。乃沉沉睡去。翌日早起。晨妝已竟。隨往金夫人寢室。問候早安。夫人見女精神。大異往日。因詰之曰。女何因乃爾。豈惜花春起早。愛讀夜眠遲。過於辛勞。[illegible]身體。此實俚語。要亦名言。寓下勤勞。不善調攝。殊非衛生之旨也。女胡弗思。雪英以昨夜失眠。又因有所感觸。形神憔悴。無怪其然。母氏默觀於微。此亦慈愛之情。無微不至。雪英聞母訓誨。唯唯服從。坐在牆隅。欲語不語。夫人已微會其意。乃詔之曰。昨夕汝父云及蔡狀元之事。謂女深表同情。反怪汝母所言。不實不盡。女於昨日。曾向父表示己意否。雪英本是。翻喜母氏知意。先爲提出。乃答之曰。我父當日。第言與新科狀元訂婚。絕不提明是何名字。兒之婉拒。職此之由。若蔡氏敏卿。則兒久已傾慕其人。竊謂非此不可與諧佳偶。兒之於蔡。非傾慕其爲狀元。實傾慕其一往情深耳。金夫人曰。女兒寂處深閨。未嘗出與社會交接。安知蔡之深於情者。(未完)

烏衣奇俠 (倫父)(二五一)

阿東夜中凝神養氣。而其目光常常注視小窗外之月光。將次四鼓。聞窗外有察察之聲。如北風掃落葉。阿東微張一目視。初無所見。斯須。又聞異聲作於窗外。陡見一人首顯現於窗間。此人之容貌。一見即識爲怪醫生。倏忽之間。怪醫生已不見。又聞有聲吱吱然如鼠。遂見一怪物陡現於窗穴之外。怪物乃爲骷髏頭。顧此骷髏頭之目眶齒牙凡兩排。開闔不已。此種怪物使膽怯之人見之。必恐怖萬狀。顧阿東見之。滋無懼容。屏息中。乃有一雙目睛。目睛烱烱動。而白色之上下以覘其異。骷髏在小窗外左右擺動者良久。忽鑽入房中。既落於地。忽復躍起。起落不已。有如富有彈性之皮球。且向阿東式人之前。阿東已自預備。易亞子聞聲亦醒。側臥以覘骷髏之來。及阿東之應付。阿東以怪骷髏之來已近。猝從口內吐出一鐵丸。鐵丸之出。若白光一度。奔向骷髏頭。骷髏雖未破。但爲鐵彈所擊。卜然作聲。立墮於地。惟墮地復起。跳躍如故。阿東再出式彈擊之。此骷髏雖堅而不破。已不能前。即欲越出窗外。阿東不能聽此骷髏自去。運氣以吸之。骷髏遂不能脫。易亞子曰。小東哥。何不捕此骷髏。阿東但搖首而不答。骷髏不得出。就地旋轉不已。頃之。小窗之間復跳入一羣怪物。始入時極細。落地後。既一屈伸。即變作七八獰鬼。有青面獠牙者。有長臂如螽斯者。有大頭顱者。氣咻咻然。攀撲阿東易亞子二人。(未完)

哀情小說 一個多情苗女 (亞虎)(七八)

呀。奇怪奇怪。末利小姐自和我結婚後十餘日。便漸露愁容。無時不長嗟短嘆。今忽然擺脫至此。相約不談苦惱之事。其心理究竟怎樣呢。是消極。還是積極呢。我也估量不中。我但覺得小姐能究擺脫苦惱不談。無論他是消極也好。積極也好。總之有益無損。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有愁明日當。我做人的宗旨。也是如此。小姐能和我一樣宗旨。又焉有不贊成之理。然而我的心理。總覺得他有些異動吧。我口中雖然贊成。我心裡却防他自尋短見。以死諫我逃脫。因爲他勸我獨逃之時。保姆猶在房內。我又不肯獨逃。他實在苦惱得很了。無奈礙着保姆。拔刀自戕。又爲我和保姆所搶救。終於目的不達。他心切爲我。又安保無第二次要求呢。哦。我猜中了。到了夜來。果然又舊事重提了。末利小姐依然滿臉笑容。和我娛樂。無端提出一個問題。要我答覆。向我質問道。我今日叫你獨逃。你偏不信我說話。我今問問你。譬如我忽然暴病死去。你自然沒人保護。那時節。逃就微倖有一線生路。不逃定遭神巫毒手。你又怎樣打算。我見他問得離奇。祇得答道。我決意不逃了。你生。我還會從你的話。你死了。我就有自決之權。一個人橫豎要死一次。不過遲早問題。我早些死。反得和你一路。何苦要逃呀。(未完)

一個能記三生事者 (夢覺)(三六)

旋顧予曰。從我來。言已。即引身下樓。予隨其後。舅與亞樹亦尾之。賀翁顧二人曰。我於亞海欲有所詢。汝輩可勿從也。二人遂止。既而賀翁領予至內賬房。和顏問曰。頃間之銀。是否果爲汝竊者。予自問未嘗作賊。乃指天誓日以自明。然贓物果自予床中搜出。含冤莫白。言時。悲憤已甚。幾至泣下。賀翁睹此。若甚矜憐。曰。汝毋鬱鬱。物非汝竊。我已測知。凡竊物。未有不畏人知者。必深藏不露。今不置他處。不藏篋笥。乃置自己床中。最易觸目之地。世間事有笨賊。即此一端。非由汝竊。已顯而易見。雖然。雖非汝竊。亦必有竊之者。既竊之不貯諸別處。而置汝床中。似欲挑撥陷害。汝試思之。彩伴中。何人於汝有怨。當贓物發現。予已疑及亞樹。迨聞賀翁言。心尤了了。躊躇少頃。曰。他人罔有仇怨。惟樹於予或存芥蒂耳。翁問何故。予乃舉前事告之。賀翁聞言。畧作思索。曰。汝言信耶。予曰。然。翁曰是矣。其事敗露。殆疑汝揭發也。雖然。當時何不告我。予曰。以事不干己。果告四公。必不利於彼。損人而不利己。又何苦爲之。故當時已知之。并不敢向他人道。以敗其行。(未完)

短篇小說 賴婚奇案 (對酒當歌投)(四)

母泣曰。女父許兒於王氏。任女爲也。遂即竊鑰匙與瑤華。并交首飾銀兩等事曰。愼旃吾兒。瑤華泣而受之。急持鑰匙啓門。以手促乃祖起曰。如不速逃。命將危矣。吾兄將儂字鍾伯蓀家。舉行婚禮將不遠。祈君有以救儂也。乃祖曰。卿能從我乎。瑤華曰能。仍偽室之門。瑤華乃引其從後門而出。時在黑夜。蓬蒿蔓草中。僅露微白之歧路。乃祖牽瑤華之臂而奔。蹶躓焉。乃負之行約數里。幸是晚月色微明。忽覩前途有白屋一所。屋作古裝式。如富家所居焉。至則叩其門。有巨犬嘷嘷。瑤華驚仆地。乃祖急曳之起。倚門壁立。以身扞之。瑤華以手撼其門環。乃祖力拍其門。久之。閽者出。啓門曰。誰歟。乃祖曰。難民求寄宿者。閽者曰。日內荒民擾吾家多矣。不早來。夜深無安睡處。乃祖曰。逃難之人。非荒民也。必假一席地。閽者燭之。見一對青年男女。貌皆可人。叱曰。我主人吩咐。弗能容拐帶。快去快去。乃祖曰。非也。願見主人語其詳。閽者不得已。入白主人。主人披衣出。年約六十餘。貌甚善。見乃祖曰。少年男女。得非拐帶乎。乃祖將情形告之。主人曰。有是哉。命閽者送至客廳。着婢僕備饌以饗之。并備二榻焉。主人出。無何。同其妻及子入客室。告乃祖曰。余乃鍾伯蓀也。此女即許字吾子者。但不知幼時已字君也。今能拯君於難。亦弗敢奪其志焉。請暫住吾家。看蔣氏兄弟如何舉動。乃設法以對待之。乃祖夫婦聞言。即起叩謝。心殊忐忑。婢僕具膳至。鍾伯蓀夫婦喜待之。乃祖夫婦欲食不敢。欲却又不恭。主人曰。我家非蔣氏比。請勿疑。乃祖夫婦心始安。(未完)

紀實短篇 禍水 (滄海投)(四)

一日。時近黃昏。永裕從墟返。同行有友二人。皆爲鄉閭局中人。離墟僅里許。銳聲一响。子彈從後至。永裕應聲倒地。兩友急回顧。時天已垂暮。見三數黑影。向後狂奔。知爲兇手。乃拔槍向之轟擊。而彼輩已轉向斜路。不知去向矣。兩人不便窮追。回視永裕。則幸僅傷股部。乃協扶返家。覓醫調治。永福得此消息。終日悒悒不樂。蓋此時彼已稍萌悔意矣。永裕調理月餘始痊。自是異常謹愼。然尙以爲兇手之目的。固在同行之兩友。蓋兩人既爲團局人員。自不滿於綠林中人。或彼輩欲得之而甘心。誤傷及己耳。即兩友亦如是揣度。又焉料及永福。事過兩月。永裕微聞其事。猶不之信。後多方調查。乃悉其確。自念我不殺彼。彼將殺我。彼既以此待我。又何妨以此還待之。然一轉念間。手足之情。又似有不忍。二念交戰胸中。久而未決。是夜返家。坐臥不寧。妻劉氏。一賢明之女子也。覩夫婿作此態。叩其何所思。永裕但云無他。後經劉氏之幾許婉言。始縷縷述之。劉氏聞言。既驚其事之險絕。復慶其事之尙未爆發。乃婉轉陳辭。謂永福平素性情。實不類此。倘果有其事。想必爲人煽惑。彼年少無知。猶可說也。汝固兄也。豈亦若是夢夢乎。且汝先自不檢。戀此淫賤之女子。致惹此偌大風波。幸未弄至不可收拾。否則他日九原之下。面汝祖先。汝將何以自完其說也。永裕俯首無言。夫婦二人。徹夜籌商一善後之法。翌晨。着人假母命召永福返。在母前將前事一一剖白。並曉永福以大義。永福斯時天良發現。又以其兄若是。不覺感極而泣。乃將黃某教唆事直說。言下並深自悔恨。此一場危機四伏之慘劇。遂消弭於無形。永福自是絕跡麗珍處。麗珍知其事。遂席捲所有。又顧而之他矣。黃某自是亦不敢出。兄弟二人。經此重大打擊。後。更形親愛。並深服劉氏之賢。鄰里之知其事者。亦均稱道之。劉氏亦戒除煙癖。專心致力於商業。迄今從此[illegible]之道上。於日暮西山之時。尙時見兄弟[illegible]並肩談笑。緩步[illegible]。(完)



醫事衛生

願政治家少說門外話

汪企張

。當官諸公。都富於政治經濟思想。整理國內的各種業事。這眞値得感謝的。不過講到一國的事業。包括今世界的情狀。大都均有關一種專門學術。就一種學術。盡我人類畢生的精神。恐也未必能廣知。而況以有限的精神。求全才呢。所以各國對於國內的事業。廣羅專才。主司其事。所以避政治上的錯誤。現在我們中國。政治都尙未上軌道。過渡時期的人物。大都好發議論。主觀上的經驗觀察和理想的希望。不一顧專門的衝突。原理上有無不合。實行上有無窒礙。發言的自己地位上。有時極可發生影響。社會上易受極大的影響。可知越是地位高。越宜謹愼小心。所以古人每稱白圭三復意思。前見五月十一的國府總理紀念週。有某公大談其醫學問題。主張融會中西醫說。這種主張。當然不是新說。我們聽到的。也已經不少了。不過某公是國府要人。發議論。易聳社會的觀聽。我所以要說幾句話。希望大家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定能嘉納的。他說「中醫談西醫。只知外洋的皮毛。自欺欺人。西醫說中醫。屬於專門一方的政見。以少發議論爲是。何會穿鑿」就這兩句話的主旨。似有問題。爲什麽呢。因爲中醫攻擊的。西醫指摘的。是學的問題。比方說皮毛之內。當然還有許許多多的血肉臟腑。即使現在西醫所得的。血肉脈絡筋骨臟腑。自然還有研究。無論有無價値。也須苦攻深入。獎勵。然後得窺其全豹。(未完)

衛生雜談(十四)

(許修五撰)(歡迎轉載)

婦女病宜採診

子。某醫一婦人。婦人諱疾忌醫。是從舊禮教底下看得生殖器太過。婦科病是什麽呢。是婦女外陰。內生殖器不健康之謂。這些病十分之八屬外科的病。當然要用手術才可以治理。是極不着癢的。種種的帶下病。的確起因於少年時被細菌傳染的原因。如果稍識婦科的知道。古人曾說過上工治未病。因爲治病之難。不若防病之易。都想將月經期中衛生防病的要點要明白。才可以減少許多不幸的

我們常見到來就醫的婦女。不是太晚。病勢已深。無能爲力。便是本來無病。因智識不足大驚小怪。就現在中國女界計算起來。這是第一類人較多。因爲中國女界相傳以月經帶下等病爲暗疾或秘疾。就是永遠藏在黑暗裏邊。秘密不肯告人的。還有他的父母姊妹都秘着不輕易啓齒。到了萬分危險。去死期將千鈞一髮之際。醫生殷殷垂詢。他還羞着臉糊糊塗塗說下去。如果非老於此道的人。也不容易探源求隱。而明白他的病原。等到醫生施術。那時又不肯讓醫生解衣探指。詳細檢查。所以往往輕微的病讓出大事來。到那山窮水盡的時候。尙且如此。那末雖有扁鵲復生。也空嘆無法可設了。

本來婦女就醫。并非得已的事。醫生爲技術上以與病者安全起見。又不能不認眞探指檢查。而且病有關於生命危險。更不必諱疾忌醫。這層道理。我估許多人明白。但是我子細一想。這種原因。非常複雜。而受那舊禮教的束縛。男女不相受授的觀念所影響。也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呢。

明日題爲「月經布的選擇」

眼部衛生淺說(十二)

(黃慰民述)

第三章 淚器之疾病

最多者爲淚囊疾病。淚囊總滙爲小淚管流注來之淚液。再流入於鼻淚管。倘鼻淚管狹窄時。則淚液瀦積不通。且淚囊積藏許多之細菌。故最易乘機爲患。若炎症一旦爆發。則內眥部皮膚潮紅腫脹。灼熱疼痛。甚至影響於顏面之半側。此名**急性淚囊炎**。其後向外破潰。流出膿汁。痛腫雖減。然每遺留瘻孔。時常流水流膿。不能愈合。名爲淚囊瘻管。最後仍須用手術醫治也。故急性淚囊炎。最初用溫熱罨包。無効或皮膚變黃色時。宜早尋醫切開排膿。免致以後頑固不易治也。

鼻淚管。爲淚液由淚囊流入於鼻腔之管。最容易杜塞不通。其不通之原因甚多。如鼻粘膜之疾病(感冒等)瘢痕之牽引收縮。梅毒腺病。骨膜之疾病等。或不明之原因而起狹窄。此時淚液瀦積於淚囊。與同時結膜囊內帶來之細菌。起腐敗分解。或致化膿。時常反向眼內流出粘稠或膿汁之液體。又眼淚不能流入鼻腔。反時常向眼瞼外面流下。患者時時告訴有這種可厭的流淚。若以指頭按壓眼頭部。則膿汁淚液。由淚囊向眼裂之結膜囊奔出。此名爲**淚囊膿漏**。其內積存許多之細菌(尤以肺炎菌爲多)若一旦角膜上皮有缺損。則肺炎菌侵襲。引起化膿性角膜潰瘍(蠶蝕性角膜潰瘍)甚至穿孔失明。故有淚囊膿漏之患者。宜不忘其爲身體之一大危禍也。至鼻淚管之狹窄。或完全閉鎖。惟醫師可以用消息子探知之。若未完全閉鎖。可以漸次用消息子擴張之。或用注射法使之復通。若完全復通之希望時。以及早將淚囊割除之。免至爲眼目之一大危患。在未切除之前宜時常以指頭按壓患部。使積潴於淚囊之膿液。由淚點排出。妨其積久腐敗。或請醫師洗滌之。醫師在白內障手術之前……

◎(問)七則

(第三章完)

產婦於一百天內。發生目眩身熱肚疴疼痛等。俗均名曰產後風。由媼嫗採集草藥畜糞。及一切不堪入口大背衛生之物煮服。竊思依敝處此陋習。其有殺人不見血之禍。然衆口鑠金。僕須力辯其非。終無法以挽回其迷信。故特舉而問之。

(一)產後腹疼頭痛眩迷發熱等。是否產後受寒所致。如何療法。及有無產後風之名詞。

(二)產後一百天內性交。則成五癆七傷。此等歷古相傳之陋俗。是否有其事。抑全屬子虛之談。

(三)產婦兒時。是否因乳的關係。凡母病則兒隨之。

(四)產婦失血過多。或四五十天。仍如行經一樣。是否產婦產門未復之現象。抑身肢孱弱所至。

(五)市醫之黃陸者流。動曰小兒急慢驚風丸散。百發百中。竊思治急慢驚。有其他名詞。及特効藥否。

(六)瘰癧癰疽。顯分數症。今之丸藥。均統治之。其瘰癧癰疽之症。於新醫除剖割外。有其他療治法否。

(七)痲疹二症。於新醫則名有不同。而事實上預防法。及發生此二症之原理。祈見教。並順示治療大畧。

劉謙

◎(答)

習俗相沿。牢不可破。殊堪太息。此不能不有待社會教育之普及也。

(一)由於子宮收縮而至疼痛。由於流血過多或空氣不足而至暈眩。由於產時胎兒壓迫陰道。或微菌入血。與胃病種種而至發熱。所謂受寒者。太過籠統。不甚明瞭。

(二)絕無其事。

(三)乳之傳病兒者有之。否者亦有之。問題大廣。無法答覆。

(四)是胎衣未淸。子宮未復原所致。流血多身體更弱。

(五)凡丸藥以營利爲目的。誇大之詞。中西一理。不必討論。故有病宜求醫。不可購丸藥。

(六)除外科療法外(即剖割)當用內科治法以助之。

(七)痲與疹。西醫名爲一病。但足下所舉痲疹者。西醫無痲症也。痲爲傳染病之一。預防法現未有可靠之發明。

許修五

雜錄

皇漢醫學批評(十五)

(余雲岫)

湯本論表裏說道。「表裏之表。即指皮膚而言。病毒集中此部。即發生一種病候。稱之爲表證。……裏者。即消化管之意。病毒集積於此。而呈實證。……半表半裏者。乃胸腔腹腔中間部之義。即支氣管肺心肝脾脏腎所在之地位。故若病毒蝟集於此。則此部所在諸臟器中。或一臟。或一臟以上。發爲疾病。稱爲半表半裏證。……」

……景傷寒論。……是否單論腸窒扶斯。或者有別的熱性混雜在裏面。是另一問題。今且不講。但是腸窒扶斯。最初發作表證的時候。病毒是在血液裏面。這是可以採血培養的。可以給大衆供覽的。是科學的實驗方法。是確實有憑據的。是經數十年各國學者精細反覆試驗。和專門大病院實驗統計認爲不錯的。是世界學者所公認的。却不是憑空臆說。自欺欺人的勾當。根據這個事實發出理論來。就是病毒在血液的時候。也能夠發生惡寒發熱。血液是流通全身的。到處都有的。絕對沒有藥中皮膚的事實。更無有所謂表證的名稱。這句「病毒集中于皮膚則發表證」的話。不曉得他根據那一種事實。經過那一種實地研究。用那一種方法試驗證明。據我所曉得的範圍。是沒有根據。不曾研究。無可證明的一種口頭油滑無根的瞎說。諸君要明白。這種模糊影響。無憑無據的話。就是代表他們叫做「以人體經驗事實爲基礎之理論」。咦。我不料「眞正理論」原來如此。(未完)

▲醫事衛生欄規例▼

一、問病者須書明本人姓名年歲男女住址
二、每問至多不過三則
三、函面書「醫事」二字直達本報編輯部
四、答覆時由何人主理 本報自有辦法 不必書明某某人收字樣
五、除將原稿披露本欄外恕不逕寄本人
六、醫師最重事實如本人歷史曾患何病 一一詳叙并於稿末預留空白以便答覆
七、一紙書兩面或橫寫與理由者 或複雜之末經診察不明瞭者均不答覆

